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內簡尺牘卷七

宋孫覲撰

李祖堯註

與蘇守季文

東坡先生道德文章師表百世雖山頽木壞不可復見
禮記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道遠於門歌曰太山其
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
貢聞之曰太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
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

何遜也夏后氏殞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殞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殞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十日而遺言翰墨典刑具存詩大雅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某誦其

書想見平生於今四十年矣至言妙道固非淺陋所能

彷彿而登門庭望堂與自謂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集公

有答季文書云某讀東坡先生之文竟一篇則心目開通秋陽賦所謂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養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其樂蓋如此也先生以和陶詩屬黃門云吾將集而錄之以遺後之君子某致力於斯文五十奇矣至是得一言一句輒識其其大全百斛明珠既出紀

次雜亂真贗相半某亦自謂獨識真者黃門之文固奇

矣亦不能亂也

樂城集黃門之文也公集有大全跋尾云大全集紀次無倫真贗相參亦有前

後集所不載如老蘇水官九日上魏公送僧智能三詩叔黨颯風思于臺二賦亦附見此集余故兩存之東坡詩文雖黃門之作猶不敢亂况餘子乎但此書改本多誤後人耳目為可惜耳按東坡先生答張文潛書云于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故唯室先生云東坡辨黃樓賦非代子由此所謂欲蓋而彰之也

不圖衰晚乃得

見公幸甚過望方竢重詣扣所未喻又屬大暑不能出

昔孔北海寘虎賁

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千五百人於座右尚謂

蔡中郎之不亡

後漢史孔融傳融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閒職賓客日盈其門常

嘆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

老成人尚而况傳家衣鉢之所在乎

傳燈錄弘忍大師以法實及所傳袈

裘付六祖能居士跪受法衣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師曰昔達摩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至先天二年八月跏趺而化以十二月十三日入塔有達摩信衣中宗賜摩衲寶鉢方辯塑真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云又古今詩話范魯公質舉進士和相凝愛其程文以自登第舊在十三人謂魯公曰公之詞華合在甲選楚屈十三人傳老夫衣鉢可乎魯公謝之後果至宰相人以為美門生

有獻詩者云從此廟堂添
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藥城三集黃門手自編次固無遺矣東坡後集或云即

劉元忠所集二十卷則容有未盡也奏議制誥世間所

傳初無定本公家集可以一見乎

公集別載與季文一書云蒙賜書一篋初

謂先生遺文之未刻者揭篋乃西臺閣上之文也拜賦
欣感雖未能疾讀異時窺見一斑矣以是推之先生遺
文蓋未嘗比臨川刻荆公詩文王荆公文贗本居十之

一而錯謬不可讀江左諸人紀次豫章

黃太史文也學者號曰豫章先

生欲與一時文宗方駕並馳而文多於詩三倍皆可惜也

杜子美李太白白樂天之文為庸俗所亂先生嘗太息

於此

東坡先生答劉沔書云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

如制誥奏

議及二集所不載者願季文速出與天下共之不惟一

新學者耳目庶幾不為庸俗所亂亦先生之志也

東坡先生

答劉沔書云世之畜某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为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

蓋從古所病也

向來屢獲接奉殊慰宿昔別去公有桐江之役而某亦省妻母於臨安山中所過輒留祇重午方次村舍大暑

中瘡瘍作厲爬搔次骨

見王荆公詩集

意緒無聊酬答書疏自不

給故於左右之間缺然伏蒙遺書累紙開讀汗下

東坡先生

初登第時以書見梅聖俞論貴賤貧富之樂聖俞持示文忠公文忠公答云讀蘇某書不覺汗下

具審

秋暑動止勝常某度暑當卜一款尚冀向陳

與常守強朝議

某尚未瞻拜遽陳猥懇迫切之扣殊不獲已耳某有沙田數頃屬晉陵今夏納大麥二十九石而縣引忽科糶二百三十石驚問其故幹人云十數豪戶計囑縣胥欲

改屯田為稅田與之分受於是六沙人戶闕然訴於縣
庭以為科糴大麥十年矣六沙係屯田故不預今忽承
縣引改作稅田不知承受甚處指揮如此知縣無以答
第云此是通判意待新知府來與汝免却比聞乃不然
竊恐又呈稟誤左右之聽所以須至馳告大率縣道徵
歛設有緩急一時之須邑人固當樂輸而不敢後今為
縣三年矣無故作俑孟子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趙臺卿曰俑
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時以三良狗
本由作俑者也大惡其始造故曰此其人無後嗣為

六沙無窮之害且以某一戶止納大麥二十九石而科

糴二百三十石乃至八倍如此則所用鞭扑

前漢書刑法志曰薄

刑用鞭扑注云扑杖也

可勝計哉若蒙朝議為六沙人戶膏血折

其萌芽無令暴吏產禍於一方則公之甘棠也

屬者款門蒙宴勞送將之禮

毛詩鹿鳴篇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

甚寵舟還便當占叙感悰而書債滿前倚門待報誦遣

遂竟此歲辱枉誨存秬益愧恐即日履茲歲元

歲且古謂之三

元者以為歲之元日之元時之元也

台候動止萬福某已返故棲尚冀他

日重詣不宣自接餘論前言往行

易大畜卦云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疊疊然如噉蔗

晉顧凱之食甘蔗從尾至本日漸入佳境

已到佳處唯恐

盡也第以閒劇異宜不敢久勤顧接何時從公數日之

間陪侍玉麈

麈鹿尾也其尾可為拂子晉王衍玉柄麈尾又王導長柄麈尾短轆轤車又酉陽雜

俎麈尾能留紅色置衣帛中經年不退以掃壇不蠹傾困倒廩盡發其秘慰此區

區

唐韓文公集荅竇有亮書云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而藏德適其光而不耀膠其口而不傳遇足下之請懇

懇猶倒廩傾困羅列而進也又東坡先生與劉宜翁書云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猶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

盡發其秘也

履端不獲而致頌言

春秋傳云履端於始晉劉臻妻元日獻椒花頌

重蒙高文

寵賁

易序卦云賁者飾也音閉

啓讀三返不惟精深華妙獨守家法

而文從字順皆中律呂非近世之時文也

唐韓文公集南陽樊紹述

墓誌銘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文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 輒復課數語以報珎

投回啓具本集

但有刻畫無鹽之愧

晉庾亮謂周顛曰人感以君方樂廣顛曰何乃

刻畫無鹽唐突西施

某皇恐馳賜齋釀連日為左右費某飲屠蘇於老幼

之後二十年矣

韻語陽秋云歲時有祓除不祥之具而元日尤多如挑版葦索磔鷄之類是也

飲屠蘇酒亦所以祓瘟禳惡而法必自幼飲何耶顧況歲日口號云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先少年白髮天元日贈劉夢得詩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元日飲酒則先卑而後尊自唐以來已如此矣四時月令云進椒酒次第當從小起而董勛告晉海西令云小者更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與酒亦不為無理

辱大貺輔以善頌其為欣荷莫喻萬分

與常守徐計議

衰老不堪兒女之債比客去已恍如醉夢中矣雪餘台
候萬福勝否比客過都迎餞良苦第當脂轄送將

淳于髡曰

稀膏棘軸所以為滑也又韓文公詩云僕夫起餐車載脂詩却風泉水篇載脂載牽音朱註轄車軸也以脂膏塗其轄使滑澤也無庸祝之使生四角也唐陸龜蒙詩云安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

一笑不宣

連日苦河魚之厄

左傳申叔展語還無社曰有麥麩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曰河魚腹疾

奈何註曰麥麩鞠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軍中不敢正言故作隱語既止復作尚未

脫然久不遣記辱誨問喜愧具審秋暑台候勝常七夕

祈巧於天孫剖瓜挿竹兒女紛然

唐柳先生集乞巧文云柳子夜歸自外庭

有設祠者饗餼馨香蔬果交羅挿竹垂綵剖瓜天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孟秋七夕天女之孫

將嬪于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以某視
手目開利組絃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

之殆求福於木居士之類邪

唐韓文公集題木居士詩云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

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不宣

連夕大風雨木拔禾偃

書金騰篇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

大屋瓦飛發

後漢史光武紀會大雷雨屋瓦皆飛

是何祥也某有薄田在

江上饘粥於是

注見揚州榮守帖中

適此潮漲聞已潰圍而入始

有卒歲之憂也謾私布之

奉告喜聆連雨台候勝常四姬酒竟欲遣風雨作祟遂

少留然竟不免踏雨而去田舍荒陋春色所不到而連夕有一笑之適使君班春之所及也

長老彥端者住湖汊金沙已十年精練有行業日持鉢

飲飯以給諸瓢

公與莫內翰云諸瓢空至而此帖復補云以給諸瓢蓋以僧童頂為葫蘆耳

苴一壞刹

韓文公集進學解補苴罅漏十證云苴守餘反所以藉履

亦垂就近又營

一大藏一方翕然捐金錢如響應鳩材陶瓦且涓日上

梁矣聞州帖以疾病遣代此必有誤左右之聽者公封

內百餘刹奉佛齊衆不營一毫之私惟此公與資聖老

尼耳

公集載常州資聖禪院興造記云按圖經唐咸通中所營也距今二百餘年頽垣敗宇旁穿上漏數

尼舍其中以刺綉織紵為衣食業清智大師普璠既至始改號資聖云

如光孝而下皆可

取而代也

前漢史項羽傳秦始皇東遊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口曰無妄言族矣湖

泆士大夫以某墳墓所在熟識其人一狀屬以馳告上

丐俯從少慰輿望

道義流聞服膺

記中庸篇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己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已

久公方踐高華而某以廢錮待盡於丘園趣舍異路無

從一詣望絕塵而瞠若

注見一卷胡樞密帖

莫喻此心小雨遂涼

共惟台候萬福審已開藩吏民胥慶獨有衰老不獲踵
下客之後必咎此意

某宣和癸卯兩過南都獨被大丞相禮遇之渥具飯置

酒每居客右建炎初又嘗一再見於里第

公集載與丞相徐公帖云

道出維揚嘗獲一再見追懷曩遇俯仰十五年遂隔幽

接待音誨便蒙知遇云顯而公適臨此州盛德之後風烈故存區區欲見之心
固已坐馳矣

與揚州榮守

淮海連帥之重控引百城

秦觀揚州集序曰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

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

以前所謂揚州者北距淮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以來既置刺史州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推其刺史

所治而已毛詩蒹丘衛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又前漢志曰十國為連連有率異時注見五

趙中謀帥故事春秋僖二十七年冬楚圍宋宋如晉告

大帖當有秘殿延閣之寵前漢劉歆七畧曰武帝廣

衰曰卻當有秘殿延閣之寵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

如丘山故外有大中博士為一時兵民瞻望之華除書

想已在途朝夕以冀也

某蒙垢自屏名迹湮淪故聲問不接於隸人之聽

春秋左氏

傳曰大夫臣士士臣阜卓臣興與臣隸也前漢武五子傳曰隸臣耳顏師古注曰隸賤也

屬者

注見四卷

平江王守帖

寓書

左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使告范宣子

率意冒陳方極慚懼重

厯報貺敦尚一日之雅

前漢書谷永傳曰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顏師古注曰雅素也

言非素詞義卓然三復感嘆沙頭薄田餽粥於是

春秋左氏

傳第一十正考父鼎銘曰三數逋客

前漢武帝紀諸侯逋貸顏師古注曰

逋亡也久負官物亡匿不還者皆謂之逋今先生借逋客二字見北山移文云為君謝逋客是也

席卷

而去

詩栢舟篇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又前漢書過秦論曰席卷天下又朱買臣傳曰席卷南裔

牛俱亡

東坡先生雪齋詩曰開門不曲蒙眷恤申飭吏見人與牛唯見空庭滿山雪

卒盡執以歸一方為之竦動自今一飽皆出大惠區區

注見四卷王平江帖

空言豈勝占叙萬分

前漢書谷永傳曰不能褒揚萬分顏師古注曰

言萬分之一又曰報塞萬一又張釋之傳曰如有萬分之一

與無為趙守

按揚無為集序名士彩字端質

慕容胡源詣鈴下

注見十卷在右司帖

嘗寓一書已省察否也忽

枉墜教伏審初暑台候萬福鄉大夫行春

後漢書崔篆為建新大尹

到官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乃強起班春

飛蓋紛然

文選魏曹植公宴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

隨紛然字借用孟
子何為紛紛然

託後車者十數

毛詩黃鳥篇曰命彼後車孟子曰後車數

十秉燭而後返濡須過客稀少

九域志曰衍廬州無為軍太平興國三年以廬

州巢縣為鎮建軍治無為縣屬淮南路又吳志云建安十六年吳大帝孫權始自京口徙治秣陵十七年初作濡須塢於河西以拒曹操時操以步兵號四十萬列營出濡須口權以七萬當之十八年權與操相持於濡須行五六里四作無迎餞之勞必專此一適也不宜鼓吹而旋云

鈴齋吏退交親慶弔之書部刺史錢穀甲兵之問酬應

無餘日矣而存錄之厚高情妙語

支遁詢綽君何如許詢答曰高情遠致弟

子早已伏膺漢書君房言語妙天下

拊慰三復

注見五卷莊石同帖

非寒溫之常談

區區愧謝不能喻也

春晚繫舟津亭便趨舍下

杜詩云舍下筍穿壁

審己造朝旋聞按

節江左

前漢書子虛賦曰按節未舒顏師古注曰按節猶拜節也世以江南西路為江右以江南東路

為江左為公拊髀而喜

前漢書馮唐傳云廼拊髀曰嗟乎又賈誼傳注髀股骨也音陞而

不果寓一書衰遲廢禮迨今惕然寒令侵嚴伏惟台候

萬福踐長

玉燭寶典曰冬至日南景極長律中黃鐘琯最長故有履長之賀又魏曹植曰冬至獻履

所以迎福踐長也

宜介朋來之福

周易復卦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相

望一涯第切馳頌不宣

鍾陵

按吳志孫權葬蔣陵今縣東北十五里鍾山之陽又徐援釋問畧曰建康東北十里鍾山舊名金山

漢末金陵尉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立蔣使君祠故號蔣山又輿地圖曰鍾山元皇渡江之年有紫雲

晨見又王謙之丹陽記舊國注見四卷故都江山雄奇曰蔣山其形象龍云

天下絕境

東坡先生與佛印禪師書云冠世絕境大士所廬又九域志曰齊州靈巖荊州玉泉潤州

栖霞台州國清為四絕今栖霞部使者風采震疊百城

毛詩時邁篇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注而有方外之樂

云震動疊懼也箋云莫不動懼而服

東坡先生送楊傑次公詩序云無為子嘗奉使登泰山絕頂鷄一鳴見日出又嘗以事過登華山重九日飲酒蓮花峰上今乃赴詔與高麗僧統過錢塘皆以王事一而從方外之樂善哉未曾有也作是詩以送之云

行作吏

晉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曰遊山澤觀
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豈復有一

適如公者乎

與鄭大資

名億中
字長卿

某自亡女逝去老幼更病舍弟尤劇幾至委頓比幸小

間又省妻母之喪於餘杭境內兩過姑蘇臺下注見四
卷平江

王守 帖 壯麗冠絕一時而顯道亦下世王侍郎煥
之字也 望之黯

然江淹別賦云
黯然消魂 真羊曇西州之路也晉史謝安與謝玄
賭墅顧謂甥羊曇

曰以望乞汝安葬曇輟樂彌年行不由西門路嘗因醉
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門曇悲感以馬策叩扉詠子

建詩云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亡女葬送種種不集遠日屢改擾擾

遂竟此歲春中當有瞻拜之望

詳見公集中祭女二孺人文

分賜表勲思春名酒固非田舍翁所宜有

南史宋高祖紀大明中壤

上所居陰堂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表頽盛稱上儉素之德
孝武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又領海錯五十金皆水陸之品屬

此時序親客來過樽俎暴富

東坡先生與程全父推官啓云兒子到此抄得唐書

一部又借得前漢一部欲抄若了
此二書便是窮鬼暴富也呵呵
豈但一夫區區欣荷

之私

輟賜二漢紀所未見之書也

後漢史荀悅字仲豫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

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

病中無所為日讀一編旬日遂

竟此書文辭議論有可取誠如所喻者但方之溫公通

鑑則不逮矣何如

司馬溫公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

續其書置局秘閣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至五代上下一千二百六十二載凡二百九十四卷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漢紀親為製序賜名資治通鑑

冬序已過半司寒者猶未用事而陽已復矣

冬至一陽來復偶

記今夏暑雨彌月三伏淒然已而復張可以鑠金石

楚詞

拾遺云十日代出流金鑠石用此占之必不但已便當塞向注見一卷信安

帖郡王以竢也傳聞山陵園寢卜地於會稽百神朝禹葬

遂復見於今日墨子曰禹葬於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公奉詔

臨按若進一言用霸陵故事則不必錮南山之石以為

固也

前漢史文帝崩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以乙巳葬霸陵注云霸陵在長安南地張釋之傳

云從上至霸陵上臨廁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乃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又劉向上疏諫延陵制度奢泰亦引此

事

時序如流歲星更始初欲具一書馳慰顧以寒溫之常
談何補於左右及是拜賜疏慢廢禮不能自文也

論語云小

人之過也必文

某不侍坐歲一周矣企踵門墻實勞鑒察即日秋暑氣
候不齊共惟鈞候萬福某衰病日侵百念灰槁

注見六卷與台

守曾郎中帖

尚能乘牛車造東閣一觀天下奇士

注見二卷楊樞密帖

晨夕以冀

某為農十年今復為圃比從舍旁闢地數十畝疏一溝

累土為培塿

左傳曰培塿無松柏說文曰培塿小土山號言曰冢秦晉之間謂培塿風俗通曰培

塿者即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謂山之小高者曰培塿種竹樹環之以玩物之變

秦故侯召平

漢書召平音郤種瓜東陵漢興不肯仕遂客於蕭

侯而先物之幾獨見於置衛之寵

前漢史蕭何傳陳絺反上自將至邯鄲而

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信上已聞信誅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淮陰新反於中有

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君讓封
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
某他日尚得

以蒼顏白髮綴東閣之下陳也

伏蒙存錄之厚貶賜誨飭許臨豈敢望也某歸田五年

未嘗一詣城府

後漢史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

公他日少

留吳門里第扁舟出境伏謁門下固無嫌也

某乘衰作病忽得浮腫於面目手足之間而踈率少思

不計後患輒進瞑眩

孟子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

以取一快病去體

而氣索然如憑虛履空不知身世之所在調護

注見五卷秦直

閣逾兩月猶未復其故孫子告別扶僊占叙一二尚有
欲言者更竢一信

某識暗才下任不知止遂觸巖譴蒙垢累年其甘如薺

詩谷風篇誰謂
荼苦其甘如薺

無可悔者側聆名節行次里門拊髀

注見

本卷趙
守帖

欲起而衰老多畏屏迹田間竟不獲一望前塵

於道路之側區區此心必蒙照亮

不侍燕几歲行兩周懼涉疎慢殆卜一詣而暑中屢屢
巾履更蒙殊遇可謂欣榮舟還瘡瘍作於下體遇暑益

甚塊坐一榻久不上狀即日鈞候復何如三伏之暑敗
於苦雨終日淒淒已而復張如被焚灼彌月猶未衰止
所冀慎疾語述而篇子之所慎齋戰疾以荷徵拜

某日佇徵召如望歲矣然一榻危坐門以兩版叢其間
有與晤語者其自為計則善矣當如蒼生何某度暑欲
候門不知尚及一見否也

辭去之明日入吳門見五馬

韓文辨證云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

駢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駢太守有功德者加秩中二千石王成乃有右駢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又東

方朔外傳郡守駟馬駕車一馬行春又衛宏輿服志曰諸侯駟馬附以一馬又南史柳景元兄弟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透迤又謝靈運為永嘉太守常以五馬自隨立五馬坊五馬亭云縱觀宮

室府庫之盛焚蕩之餘追復舊觀十已七八而姑蘇兩

館宏麗絕一時北客處之當識郡太守體上之人待與

國之意亦一助也

前漢史張良傳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必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

今上見之則一助也

去門牆未久寒暑一變又復歲窮區區感戀寸陰可惜

晉陶侃曰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

即日冬序晏溫

注見上卷張侍

帖郎共惟台候萬福某病瘡瘍久而後復雖云疾病在膚

革之間而面牆塊坐憤憤兩時注並見前書郵不繼又以愧

恐

蒙示晁文允法藏碎金

正奉大夫守禮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柱

國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晁迥後終於少傅四明退朝錄云謹曰文允亦未見之書也文

允宦成名立宗向佛乘

佛氏之經有大小二乘

又以莊老

莊周著書號曰

莊子凡三十三篇老子周柱下史著書八十一篇名道德儒書會而為一尤喜向子

平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之說

後漢史向晨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讀易至損卦喟

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一卷之中三復其言信乎
不如賤但未知死生何如耳

有得於其間也某讀之終篇稍識歸宿之處別具稟叩
子虛言如夫人得疾不可救療執事以嘗護衣篝之故

韓文辨證云郎官漢置
女侍二人執香護衣

殊不釋然計今悼念當少衰否

若猶未也不若推一念於佛僧并濟幽冥以資前路若

區區刻舟記遺

呂氏春秋古人刻舟以求

非徒亡益也僭易皇

恐

內簡尺牘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內簡尺牘卷八

宋孫覲撰

李祖堯註

與范大卿

一作直閣
字師厚

舟次吳門見別乘問安否云師厚昨晚出山中矣方拊
髀悵然前漢馮唐傳迺拊髀註髀音陞不圖車騎之臨是日使君置酒
夜分而罷晨起對客猶在醉夢中飯已就卧奴輩不以

告

晉書石崇曰
奴輩利餘財

遂不獲拜亟起同壽朋詣行次而舟楫

已東至今以為負也即日伏惟台候萬福某久闊念欲

一望光塵終當具小舟泊靈巖

吳郡圖經云秀峰寺在
靈巖山寺占故宮之境

景物清絕乘檐輿趨謁追叅杖履入天平方丈

吳郡圖經云
天平寺在吳

縣西南天平山下寺建於寶曆
二年白樂天為蘇州刺史之歲

求一日之款而去

吳郡
圖經

云范文正公之先葬天平山寺之旁
賜額曰白雲寺中有文正祠堂云

與朱直閣

字師寶自號
機山閒人

邊虞小定念欲嗣音

毛詩子衿篇云縱我不往子寧不
嗣音注嗣習也箋云嗣續也女曾

不傳聲問戚以
恩責其忘也
又不果忽拜使者於門具審春和壽體

萬福燕超春事可以想見

先生文集載燕超堂紀云中奉大夫直秘閣華亭朱公著

名籍於仕版者五十年四持使者節官至上大夫尊顯
三朝而被遇於太上皇召見賜帶服進職中秘恩賚光
寵一時歆豔以為榮年七十上書納祿築堂園中將朝
夕游歇於此堂成肅賓客置酒落之名曰燕超乃貽書
徵余文為記又曰公家居海上築室舍旁疏池沼蒔花
竹幅巾杖藜徜徉其中夫婦偕老歲時坐堂上華髮相
映子孫滿前腰綬擁笏奉卮酒為壽吹竹然拄杖穿花
彈絲極歡而罷得老氏所謂燕處超然者

攜壺藉草誰與共此樂也

唐杜甫集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奉答絕句云只須伐

竹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馬嘶又東坡先生浣溪沙云羅
襪空飛洛浦塵錦袍不見謫仙人攜壺藉草亦天真先

生拈出此對
殆若天成

痰咳審已痊除海邦

詩閩宮遂荒徐宅至於百賈前漢海邦箋云近海之國也

褒傳曰百賈震動顏師古注曰賈謂賈賣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之稱也走集之地水陸之

品日薦七筋而後堂鐘鼓之樂

前漢書田蚡傳曰前堂羅鐘鼓又足以

供耳目之娛

先生文集載燕超堂一詩云海隅納萬艘市區沸百賈黃塵翳白日千騎騰一鼓蚊

巢十字路四頭盡曠土蝸角兩大國一怒有漂杵爭名眩多虛聚訟紛衆楚昏昏氣成霧濯濯汗決雨朱公誤涉世吏隱倚珪組俗緣墮人境心大接天寓寨芳採蓮舟楫秀藝藥圃山寒石稜秀樹老松髯古風牽碧蘿卷雨壓翠叢舞寧須鳥催酤自有花解語觀魚樂洋洋夢蝶飛栩栩坐令遊俠窟化作仙佛土高卧水國秋靜憇

月庭午不假壺公龍上天有官府按先生超然堂記云
某公夫人之再從子也憂患乖離不復見十年矣其山
林之勝輪奐之華今不能述也他日造公之堂尚能援
筆賦之故僕載之於此俾讀是者亦足以想見其處也

心脾體舒

記大學篇曰心廣體胖又趙微恙自無安立
飛燕外傳曰體溫舒無軫乘

處

東坡先生答子由聞黃藥長老疾贊云五蘊皆非四
大空身心河岳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

藥石攻先生云微恙自無安立
處則語簡而意盡殆勝前矣

來年慶八十當奉一觴

於賀客之後也

比蒙貶誨謹如所戒不敢留來使草草占報必已聞即
日春寒台候萬福歲月可驚亡姑令人奄終七供悲慟

奈何

先生集載中奉大夫直秘閣致仕朱公墓誌云公娶孫氏吳國夫人弟彥卿之女尚書職方員外郎

夷甫之孫以公貴封令人有賢行年七十一紹興八年十一月卒丑以疾卒葬于華亭縣之脩竹鄉福全村官

山原上又曰某視吳國為祖姑公令人之從子也

所冀高明照了諸妄勿過戚

戚重貽諸郎之憂也

先生集載公墓誌曰三子曰寬右從政郎曰宰右迪功郎曰崇右從事

郎 追助之法不必專供佛僧但振捄貧窮洞貫幽顯如

響應矣不宣

按洪舍人夷堅志湯致遠拒密鎮江金壇人其子庭直先卒有兩孫隆興二年湯公

薨數月後見夢于長孫曰狄生時無大過死後不落惡趣不須營功果但邑人多苦饑能發瘵賑之遠勝作佛事於吾亦有賴也是夕里人多夢湯至言皆同長孫以米五百斛與金壇宰使拯饑者米盡又以三百斛繼之

以是推之先生之言信有徵矣又前漢史過秦論曰天下雲合響應顏師古注響讀曰響言如響之應聲

使臨枉教具審秋高

杜少陵詩秋高馬肥健又唐杜牧之樊川集詩云南山與秋色氣勢

兩相

台候萬福審聞抗章

前漢書揚雄傳曰獨可抗章疏顏師古注曰抗舉也謂上

之得謝何去之果

按先生文集載公墓誌云宣和六年公提點南京鳴慶宮靖康以還天下

多故凡三請祠觀遂告老紹興五年七月守本官致仕

世亂多故畏途如漆

莊子達生

篇云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從而後敢出焉

一蹈危機

南史晉諸葛長

民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也又東坡先生題韓子華石淙莊云功名意不

已數與便同机上肉

東坡先生曰平勃未嘗日忘漢漢危機會陸賈為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机

上獨執事

左傳曰以搞執事注云言執事不敢斥尊者

乞身於強健之時避

世於亂兵之後

按先生超然堂記云惟公聰明敏達見微知著方靖康建炎之亂積六十年兵

火被四海衣冠僂仆交迹公家居海上不出閭巷不去墳墓不見一夫疾步急呼之警而又才智絕人自縣令州佐奉使一路名迹偉然常最其列至高風雅望追配是潛深伏與縮手袖間不任一事云

古人而以衰病不得從賀客贊喜為歎也

書君牙篇云對揚文武之

光命追配于前人孔氏注曰言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于前人之令名東坡先生答舒煥書云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

與莫刪定

字謙仲

某久欲至崑山

九域志曰秀州有崑山吳地記曰華亭谷水東西二里有崑山陸氏之祖葬於

此因機雲皆負辭學時人以玉出崑崗因而名之吳郡圖經云崑山在本縣西北或曰華亭蓋割崑山之境以縣華亭故也晉陸機與其弟雲以文為世所貴時人比之為崑崗出玉故此山得名不免觸熱一

行

杜工部集送高三十五書記詩云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

留三日乘潮入雲間

地名屬秀之華亭晉史陸雲稱雲間陸士龍即此地也

繫舟西樓下

先生文集載寄題莫謙仲

西樓詩云層梯倚半空百尺卧元龍偃蹇一榻上崢嶸兩爭雄暮捲珠簾雨夜鎮犀帷風吾公安在哉雲中指青紅俯視大千界一罷納滿中巢蚊幸有餘國螭遂相攻湛湛天一碧萬里磨青銅不落牛背上悠然送飛鴻

一快洞心駭目之觀

注見一卷張右丞帖

與公晤語一夕而後別

但大暑中款門

韓文公集游青龍寺贈崔補闕詩云誰家多竹門可款

有襜褕之

嫌藝文類聚及初學記載晉程曉伏日詩云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襜褕

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繫感奈此何搖扇膊中疼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訶集韻曰襜褕不

曉事之名恃公知照相處於形骸之外
莊子云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

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固無嫌也

越國逝去

先生文集載秦國夫人王氏墓誌云故相太宰華原王鄭公之夫人封越國又與鄭大資

帖云共惟越國太夫人故左相岐公之女太宰華原王之配今資政殿大學士之母孫簪笏滿門內外姻族

位將相登侍從者亦不可勝數南北解仇太母還御東朝大資發論造功為國元勳國太於此時感微疾而終

極天下之哀榮方泛小舟過崑山致一奠門牆在望一冊所載殆無倫擬

葦而杭詩河廣篇云誰謂河廣一葦抗之注云杭渡也誰謂河水廣歟一葦加之則可以渡可至

也顧以觸熱造門褊襪之嘲不可解也前漢書揚雄作解嘲遂解

而西史記項羽本紀曰項王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第有悵惘

松江對月吳郡圖經松江出太湖入于海鄴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江水分流謂之三江

口庾仲初揚都賦云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

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松江一名笠澤云固已技癢顏氏家訓云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

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技癢不能無出言按技癢者懷久伎而腹癢

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瘠今史記並作徘徊或作徬徨不能無出言是為薄俗傳寫誤也但

老人無疾恙當馳小舟一追躅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

流杜子美詩云爾

唐杜工部集寄贊上人詩云徘徊虎穴上面勢龍巖頭渠荆具茶茗選路

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去冬余即持書來乃公秋初所遺既逾時矣長至後奠
橫山過荆谿少駐歸路入郭又領問餽而不獲拜使者
之辱度歲日具崑山之舟謂當馳一介上狀又不果行
度已在譴訶之域久矣即日初暑共惟體力勝常厚意

久不報

後漢馮異傳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羹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異頓首謝

如負背芒

注見五卷莊右司帖

今以書屬德父致謝又未知

幾日登几案也

比得資殿書言高郎逝去想極悲惱謙仲以孝友為一

時標表送往事居固無餘恨而破甑

後漢史郭林宗傳孟敏客居太原荷

甑墜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

弊帚文選魏文帝論文千

帝尚復置戚戚於胸中耶所冀厚自持以慰存歿之

望

東坡先生在黃州日上文潞公書云使破甑弊帚復增九鼎之重

崑山致茶餉書言謙仲屬疾方愈便欲遣問忽見徂暑

毛詩四月篇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注云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感而往矣

衰慵抵此只自

責也連雨遂涼伏想尊體萬福某暑退欲詣吳門乘青龍潮趨高隱又復不果先馳一介上狀不宣

春夏之交鄉縣嘗禱旱矣既得雨旋謁時抵秋復旱已而大澍連數夕下田遂厭雨矣所望開霽旬日藝麥穫

稻庶兩獲也吾曹欲安於田里

前漢史循吏傳序曰民庶所以安其田里而無

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

須田夫野婦共此一飽乃可奠枕聞雲

間

華亭地名見前

亦得歲想見拄笏西樓之上也

拄笏注見二卷揚樞密帖

西樓謙仲所居之樓也詳見前

與紹興倅一姪刪定

字大雅

向來營從歸次鄉孫兩辱顧存

前漢史淮陽王欽傳曰乃幸左顧存恤

晤

語連日

毛詩東門之池篇曰可以晤語

喜過所望一別歲餘意謂馬首

已南矣

春秋左氏傳曰荀偃令曰惟予馬首是瞻

專介遣書審聞按田四明

注見前卷揚樞密帖

復還永嘉

永嘉志曰本朝分天下為十九衝路以温州隸兩浙東路治永嘉

涉之餘寢飯宜適某行年七十多病早衰不自意抵此

前漢史高祖紀云不自意先入關又吳王傳云不自意全

燈下猶能讀書筋力亦只

如故恐尚見吾姪昂霄一鳴也

淳于髡說齊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

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溫台道中

山水佳絕

永嘉志曰樂清縣鴈蕩山在山門鄉芙蓉村巖壑怪偉峯巒萃聳蓋自皇朝始發幽秘按

西域書阿羅漢諾詎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鴈蕩山龍湫太平興國改元有僧全了遊荆南玉泉山遇西天竺

國僧言永嘉有諾詎羅尊者道場數適當興師宜往訪馬力成茲事了問其畧答曰地以花名山以鳥名中有

龍湫宴坐此尊者棲錫之地也越明年丁丑至山下問其村曰芙蓉山曰鴈蕩了因感悟入山結廬以居曰芙蓉

庵又芙蓉棘荆深入其阻增窅庵宇今古塔能仁等寺皆其故甚至己卯歲僧行亮又深入是山居之以相

了今靈巖寺安禪谷是也天聖九年辛未又有僧文古者居山之東盡鴈山之東屬焉曰碧霄庵今靈峯院是也後復益置梵刹至一十有八而鴈山之奇巒恠岫搜抉幾盡矣自鴈山既顯而乘輅把麾有事東南者往往枉道游焉形於篇什不可勝紀浙東之佳山水惟永嘉永嘉之佳山水惟鴈蕩云又按仙經稱桐栢山金庭宮一名天台山高萬八千丈其山八百里四面視之如一金庭不死之鄉在桐栢之中方圓四十里上有黃雲覆之經丹水南行有洞交會從中過待行四十里則得也樹則蘇玕琳碧泉則石髓金精其山盡五色金也名山畧記曰天台是衆聖所降葛仙翁山也時以齊州靈想巖荊州玉泉潤州棲霞台州國清為四絕見九域志

已紀述如已就編次他日寄錄一本幸甚

先生文集載送剛定姪倅

越序曰剛定大雅姪余愛其詩語最工邇來作箋啓他文亦稱是比赴會稽別駕攜文過別辭句溫麗不類舊

常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而無艱難辛苦之態音拍華暢自中律呂蓋進于技矣先生帖中稱按田四明永嘉蓋倅越一畫卷作六言二章繼和向伯恭之後先生文集載題時也

剛定姪畫卷二首云筆下鑿開混沌眼中見此崔嵬海上神鰲負出天邊靈鷲飛來水邊兩鵲語時山下一牛鳴地蒼梧翠竹森然長與聞雲卧起薌林居士向子諱字伯恭先生文集有薌林銘存焉米元章五

詩亦跋數語於紙尾

文集不載

但老來筆力衰減

注見同卷張郎中帖

無以副吾姪喜事好奇之意耳

與常州趙倅

字粹甫

某自接英游

前漢書枚乘傳日與英俊並游

十六七年及是始獲奉周

旋

春秋左氏傳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而以帝胄天枝之貴

唐杜甫贈李判官詩云宗

枝神堯後謙恭好禮賢稱一時可嘆可慕也即日恭惟尊履

勝常某昨日理舟

唐杜甫集水會渡

遲明

前漢書高帝紀曰遲明園

宛城三匝顧師古注曰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

史記遲字作遼亦緩之義也遼音黎

已次舍下

前漢書吳王傳曰治次舍須大王顧師古注曰次舍

止息之處又杜甫集絕句云舍下筍穿壁雖去違門牆而附託餘芘在幘幪

之中也

揚子法言吾子篇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幘幪也注曰幘幪蓋覆也

蒙輟遣齋艦攜兒婦六七輩以俱道途所次

前漢史陳勝傳曰令

廣之次所顏師古注
曰廣所次舍處也

風雨之夕皆獲奠枕

揚子法言寡見篇曰奠枕

于京注曰安枕而卧也又曰奠定也定枕猶言安也

區區愧佩如何可言

與孫節推

乖離契濶

詩擊鼓篇曰死生契濶又東坡先生答陳師仲書曰負罪遠竄流離契濶

垂二十

年始獲一見寒溫粗接又復舍去無復異時

注見五卷湖守趙中

大帖劇談拊掌之樂

前漢史揚雄傳曰口吃不能劇談顏師古注曰劇雜也

念之惘

然

杜工部集陪四使君登慈義寺詩云登臨意惘然

高秋寢興勝否某久不踏

城市

韓文公集病中贈張十八詩云不踏曉鼓朝

既至則老罷

音疲不任造請

前漢書張湯傳曰造請諸公顏師古注
少留則有轅釜

之憂

注見六卷台守曾郎中帖

故常勿勿

湘素記曰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

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按許慎說文
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有三旒雜帛幅半異所
以趨民故忽遽者稱為勿勿故杜樊川詩云浮生長勿
勿兒小且鳴鳴宋景文公云軍中勿勿所慮百端皆此
義不償所望念欲從公接慙慙之懼
前漢書司馬遷傳曰未嘗銜盃酒接

慙慙之懼

固未可以隄度也

某向來上冢

後漢史韓稜遷南陽太守特聽過家上冢

過郡小留欲事造請

見前帖注
屬舍弟具湯餅

湘素記曰煮餅其來舊矣按後漢梁冀傳云進鴆加煮餅世說載何

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
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又梁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為
最又荆楚歲時記云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為辟惡又
齊高帝好食水引餅又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
脫紫半臂易斗麭為生日湯餅耶僭游錄乃謂今人呼
煮麭為湯餅誤矣余謂凡以麭為食具者皆謂之餅故
火燒而食者呼燒餅水淪而食者呼為湯餅籠
蒸而食者謂之蒸餅而饅頭謂之籠餅宜矣 整還方

議迴舟徧詣姻族

一望光塵

注見三卷周侍郎帖

已具裝而李氏

女子得疾不可治

注見七卷鄭大資帖又祭女二孺人文云與汝為父子三十有一年不謂

衰老棄我而先天乎何辜不界汝壽一夕遇疾奄忽不救

秋中黃林卜地

先生文集載黃林先

墓記曰曾祖葬武進縣懷德南鄉黃林之後原又云自五世父祖至叔祖諸父諸母亡弟縣丞亡女安人凡十

八位云又祭女二孺人文先墓之次卜此新宮祖禰相望我祭其從又欲省妻母之喪生

文集載龍閣童公綜字子上墓誌云公再娶皆王氏文康公之曾孫元配河南縣君今配大碩人四子男曰堯

曰荷曰菜女嫁未敢與州郡相聞而閹者前漢書叙傳曰閹尹乏鬣

晉陵縣某云顏師古注曰謂宦人為閹者言其精氣奄閉不泄也一曰主奄閉門戶者馳告僅留兩夕客

至相屬不克造門歸見爵里魏志夏侯淵傳曰文旁賓客百餘人人奏一刺悉書

其郡邑名氏所謂爵里刺三復悵然又重以不報之責為負區區愧

謝尚冀面陳

傳聞有閨門之變東坡先生與錢濟明帖云忽聞公有閨門之感思義至重追

慟奈何然伉儷

左氏傳施氏之婦曰己不能比其伉儷杜預曰伉敵也儷偶也又世說曰孫楚

妻亡除服仍為詩以悼之王武子見其文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見此使人增伉儷之重

偕老詩

曰君子偕老注云能與君子俱老

子孫滿前如林

東坡先生寶月大師塔銘云子孫如林蔽

陰如 在世諦中無一不如意者存沒皆可以無恨所冀

有以自廣勿戚戚於既往

伏承太夫人

前漢史高帝紀曰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

亦不偶屬微恙奄棄壽祿

後漢趙岐傳云自慮奄忽

共惟至孝節推

昆仲

爾雅曰弟兄也弟音昆

不虞

左傳曰不虞君之涉吾境也

大變遽失母慈

肝肺摧折慟絕忘生孝思奈何某屬有行役不即馳赴
朝夕詣喪次奉慰不宣

太夫人考終

尚書洪範云九五福五曰考終命孔安國注曰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斃不橫夭也

大耄

禮曰八十九十曰耄雖有罪不加刑說文曰老考也七十曰耆八十曰叟九十曰耄

坐閱五

世殆是仙聖中來非生死之流也

東坡先生與范元長帖曰豈世間混混生

死之流哉

世之君子稱孤於童丕中

孟子幼而無父曰孤毛詩甫田篇曰總角丕兮

者往往

前漢史甘泉賦曰達達離宮嚴以相燭兮顏師古注曰達古往字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

皆是昆仲白首罹此大故

孟子曰今也不幸至於大故

創鉅痛深

禮記

三年問曰創鉅者其愈遲懼不克任喪制自五十至六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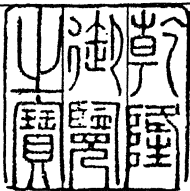
日久痛甚者其愈遲

皆著於經禮曰五十居喪不致毀又曰送喪不散麻始

毀又曰七十居喪雖衰麻在身飲酒食終身之慕孟子

大孝

終身慕父母固不在號天拍地之間所冀抑哀從禮幸甚



內簡尺牘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內簡尺牘卷十九

詳校官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王寶唐

欽定四庫全書

內簡尺牘卷九

宋 孫覲 撰

李祖堯 註

與李推官

洵洵遂竟此歲

前漢史高帝紀曰天下匈匈願師古注曰匈匈宣擾之意古字不從水假借匈

字用信吾生之無聊也

前漢史吳王濞傳曰計乃無聊又張耳傳曰天下父子不相聊

顏師古注曰言無聊賴以相保養也

公方坐穩處

東坡先生與曹司勳書曰惠州風土差厚山水

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報有永而以懷土語里仁不叙復指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篇君子

懷德小不能附託巨庇為恨爾示書喜聆春秋動止勝人懷土

常淛東帥止有兩狀皆為當路者刼取而去孟子公孫且問曰夫

予當路於齊又後漢自顧綿力前漢史屢助傳曰綿力張綱曰豺狼當路薄材顧師古注曰綿弱

也言其柔不能折春蠶之股列子云况欲捩烏捷之鼻知弱如絲

公讀此可以捧腹一笑也先生集與王壽基帖云示別紙必遭捩鼻之厄也

與常州張司理字子賜

別去經宿爾雅曰有客宿宿言再宿也佳否公過舊所臨東坡先生集有文之

出小鬟詩云學語雖鶯在柳陰臨行呼出翠帷深通家
不隔同年面得路方知異日心趨著春衫遊上苑要尋
國手教新音嶺梅不用催
歸騎截鐙須防舊所臨
想復少留劉郎鬢未衰而桃

花顏色已不如故也一笑

先生自注此帖後云是時莊
守捷二隊長之後唐孟榮本

事詩云劉禹錫召還作贈看花君子詩云紫陌紅塵拂
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
後栽有言其怨憤者引此詩為證復出為連州再召還
又題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為屯田員外郎時此觀未
有花後貶潮州居十年召至京師人言有道士植仙
桃盛如霞遂有前篇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為主客
重訪舊遊無復一株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因再題
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
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又史記曰孫子試兵以王
寵姬二人為軍隊長二鼓宮女皆掩口而笑

與八十姪司戶

承以中暘伏枕

暘暑病也詩曰展轉伏枕

比及剽聞已遂藥喜

注見二卷

胡桓密帖

不復遣問示書欣審體力益勝西徐得雨數寸聞

洛社已北

西徐公所居也洛社皆在常州

不破塊

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時雨不

破塊津莖潤葉而已

州檄諸縣出郊勸農農不待勸盍走群望而

禱

與祝宰得之

名求仁

馳心故人之側千里相望無以自見兩辱惠問何啻楚

然之音

南華真經徐無鬼曰越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

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進虛空者藜藿柱乎魑魍之徑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跂然而喜矣何況乎昆弟親戚之警效其側者乎

得之據案之初去一大猾老吏

憚驚便合擁黃紬放衙也

詩史云文潞公初登第以大

來呈公戲書其上曰置向黉樓一任搨搨多搨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努出頭來道放衙

老病相乘比苦瘡痂癡坐兀然如被囚繫冠殘惡寒尚

未挾纊

春秋左傳師人多寒王撫而勉之三軍之士如挾纊老饕嗜食左傳饕于飲食

半不敢下筋

晉何曾日食萬錢猶言無下筋處

及是方間而書債盈几

次第酬之故於報問尚有欲陳於左右者不能盡更竢一信也

與朱宰

守道

比苦瘡痛侵尋兩時親舊交致方藥以百數無一驗者延蔓兩手遂致閣筆

魏王粲才高鍾繇王朗等閣筆不敢下手

念公疾有間

矣尚欲問安否而莫克薦區區伏蒙遣騎傳教以愧以喜具審早寒尊履益勝某宿恙雖未盡除已去十九矣方近筆硯啓報不復縷陳不宣

雲間並海地汚下而足疾利高燥守道當治一室以版

籍地避遠蒸濕當自勿藥矣大率年過五十在世諦中

所當衛生經

南華真經曰南榮趯曰里人有疾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

若趯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趯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噉不噉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挽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

同其波是衛生之經而已

益壽命者留意毋忽

某病餘食禁已放行而領蠮螋糖蟹

筆談云宋明帝好食蜜漬鱧鯪一食

數升醃鯪乃今之烏賊魚腸也如何以蜜漬而食之大
葉中吳都貢蜜蟹二十頭蜜擁劍四襲又何嗣嗜糖蟹
大抵南人嗜鹹北人嗜甘魚鮓醃之貺拜嘉欣荷舟還
蟹加糖蜜者蓋便於北俗也
輒以酒酢十斗將區區酒調停未盡善不敢多致氣候
稍寒別遣

與章宰

元力

久於懶放不果遣問示誨感悅喜聆動止尊安溧水官

期溧水縣屬建鄴尚有歲餘諸公袞袞登臺省唐杜甫集醉時歌云諸公袞袞

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
飯不足廣文先生鄭虔也說者謂袞袞言相繼而登賢

不肖無所辨也裴逸民序賢者獨安枳棘之棲後漢史循吏傳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年四十縣名補吏選為蒲亭長考城令王渙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鷺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鷺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可為太息也不宣

某歸老五年粗了葬送婚嫁之責遂營一區以老前漢史揚

雄傳云有宅一區詒書贊喜愧荷之深某頭方命薄所向輒值

牆屋而九萬扶搖南華真經曰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

脩者其名鯤有鳥焉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

且適南漢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
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此小大之辨也決起蒿艾南華真經曰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榆枋云均為一

適也

蒙餉滁陽二集啓讀數過一洗耳目之陋幸甚不可言

也滁陽自李庶子著名天下

公集有滁州重建醉翁亭記云文忠歐陽公慶曆中

守滁陽得琅琊谷幽茶亭與滁人游登衛公懷高樓酌庶子泉觀李陽水小篆徒置谷中云本朝王

黃州

東坡先生跋韓魏公詩後云元之自黃遷蘄州沒于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王黃州而黃人亦曰

吾元也歐陽公以道德文章師表一世州人號二賢置屋

以祠

重建醉翁亭記云邦人畫歐公像偕王元之號二賢置屋以祠云

爾後曾南豐記

醒心亭

記具南豐先生文集重建醉翁亭記云南豐記醒心亭以姓名列於公文之次以為榮

荆

公東坡醉翁吟

重建醉翁亭記云當是時公名震天下流風餘韻萬然被于淮壖楚甸間一時

巨儒宗公高人勝士聲氣相求大篇傑句發于遐想如富鄭公韓康公王荆公皆賦醉翁吟東陽沈遵為醉翁操而東坡為之辭云

李邦直記游

重建醉翁亭記云李邦直來臨州周視府舍凡歐公朝衙夕坐

燕休之所與夫釣遊之處為瑯琊記龕于廳事之壁記具洪水集中

曾子開序慶厯諸公

詩文

重建醉翁亭記云曾子開增治祠屋具牲醴為文以祭率州之賓屬拜焉所以示邦人尚德也而

瑯琊山水

重建醉翁亭記云滁為小州在淮海窮絕晉琅琊王嘗國於此遂名其山云

遂與

峴山俱傳矣

襄沔記云峴山高五百步周回四百一十步東臨漢水又南雍州記峴山名阿頭山

上有驛道漢武秩祭漢水山上有壇壇西有羊祜碑祜字叔子平生遊憩之地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又云杜預好為後世名刻石為二碑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也黃

州傳五伯馬進著為世戒

傳見王黃州小畜集今載于滌陽集中

通經學

古之士固不埃此而不知書者又不知祖拊卷三嘆而

已

與楊宰

名煒字元光

謂公從事去矣不果馳問被誨喜聞前驅

詩伯兮篇云伯也執殳為

王前驅已反故里歲晏餘寒伏惟侍奉均勝元光壯年當

立功名之地而投閒自棄竊為宰天下者惜也

注見二卷楊樞

帖密

某老矣受一屨以託餘命

注見六卷錢舍人帖

坐席未煖而邊告

至復治舟楫舟中五十口如匏繫

論語云吾豈匏瓜也哉馬能繫而不食

不能去殊羨公愉然也忽聞飭使報謝南北講解少紓

卒歲之憂矣

詩七月篇何以卒歲注云卒終也

某與元光不惟婚姻之好

按公集載右從政郎台州黃巖縣令揚元光墓表云煒常

州晉陵人也祖晦贈大中大夫父植朝散大夫母宜人孫氏又云大夫公之次母宜人余族姑也垂老矣哭二

壯子

而聲氣之求

易乾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豈應自外疎投老多

病隅坐棄日寒溫不接婁

音屢

深年所嬾慢之罪尚復何

道被誨勤懇具審履茲歲元

前漢史王褒傳注云

侍奉多慶某謂

公臨黃巖久矣曾守

名祚字宏父

詩文能傳父祖之學

注見七卷

與蘇守帖

如吾元光必已据客右省書猶待二年之次尚冀

詔徵少貸州縣之勞也

後漢史梁竦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聞

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某自北轅始見元光詩文秀出一時餘子莫及也

按墓表云

元光少時英爽有大志讀書一過目已通念屬文辭敏妙駿發頌刻數百千言云

衰老待盡塊

坐一隅而寓舍在淞江之東寤寐懷想於今十年而莫

見其面比辱示問究觀一紙之間不過數十語而文義

錯綜

易繫辭曰錯綜其數

如李營邱山水短屏團扇之上

郭若虛圖畫見

聞志云李成字咸熙其先本唐宗室避地營邱因家焉成志尚冲寂高謝榮進博涉經史外尤善畫山水寒林神化精虛超人遠甚云沛然有長江萬里之勢

世說袁彥伯為謝安南司馬都下諸

人送至賴鄉將別既自悵惘嘆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可喜可嘆也

向大雅姪來過見尊公哀詞石刻

公集載揚公大夫哀詞序云左朝散大夫主管江州

太平觀晉陵揚公以紹興五年六月壬戌遇疾卒于嵎
縣之寓舍家貧喪不能歸諸孤以遺令葬于縣之清化
鄉福泉山之原上某為兒童時嘗從公授章句公妻宜
人又某之諸姑也念無以致其哀者乃哀之以辭公諱
佑字彥安中元祐九年進士第慷慨有大節素貧賤晏
如也左丞蔡某貴震時欲以女妻公辭不就故相蘇公
請公文而嘆曰非近世之時文也以館職薦于朝雖不
果用而名號隱然為東南之望矣太上皇帝即位詔中
外實封言事公慨然上書請解元祐黨錮以崇寬大之
恩反復開說有人所難言者久之有司第其書入邪等
坐是斥不用流落州縣三十年建炎初政稍追錄舊人
之在籍者而公已老矣生三男子曰炬曰峻曰焯皆屬
任籍能力學世其家炬舉紹興二年進士第焯燁尤長
於文辭追述公平生大節以俟當世能文章名卿大夫

功德識其墓詞曰有美一人兮貌豐頤而頤頤佩芝蘭
而服明月兮冠切雲之巍巍吞雲夢之八九兮吐千丈
之虹霓橫四海而高逝兮背一世而獨馳緊受才之雄
鷲兮扶巨木之百圍萬牛回首而莫致兮森溜雨之蒼
皮嗟黨論之方興兮千夫聚而挽推哀古人之離忠兮
紛白首之纍纍舒忠悃之憤悱兮排帝閭之九扉嘉言一
發而逢怒兮亦坐鈞黨而錮之孤雄束味而不鳴兮蚶
蕘蕘而聚醢九牢棄而不御兮羞董喙而療饑悟鶯俗
而來恚兮終老乎枳棘之卑栖剡山之叢叢分剡之水
清且連漪杖藜葛屨往來其間兮挾箬瓢而佩鋤犂遂
奄忽而不反兮飛上天而騎箕風厲厲而造哀兮宿草
變而春菲山川鬱其如故兮淚疾下而淋衣遣巫陽使
下招兮蒐之來兮是非度中指公名曰嘗移書論刺貴
流之兩旗兮猶想像於庶幾

臣而諸公及其翁某初不知也久之已懔

胡尚書交訪脩字也

別稱公文如哀詞所云而墓銘已下筆屬嘗大忤權貴人未敢出也省書知已入石他日乞一本幸甚

與臨安王宰

傳字慶長臨安府臨安縣古衣錦軍也

示書伏審寒令浸嚴體中益勝比寓封境

前漢書刑法志曰提封萬

井又地理志曰開地斥境

政聲籍甚

前漢書陸賈傳曰名聲籍甚孟康注曰言狼籍甚盛蘇鷄演義

曰狼籍者物雜亂之稱狼豺狼也籍者藉言狼起卧遊戲多藉其草而草皆雜亂遂成狼籍之名藉為籍者逐

其語

已極驚嘆別紙屬令記新學之成

先生文集載臨安府臨安縣學記曰三

代之學尚矣自京師至于黨庠遂序皆有學自幼壯至于老自天子至于公卿大夫士皆不可一日而失于學養

老勞農鄉射飲酒論獄受成獻馘之事一皆出於學而
賢能之書攷言選藝之政又皆興於學當是時也王道
大治人文化成士有常心家無殊俗自朝廷之上以至
四方萬里閨門側陋之隱君子宿道向方小人脩慝徒
義武夫好德賤妾知命牛羊之牧不踐行葦有一不善
如見恠焉固已不容於其間而絃誦之音洋洋然所謂
比屋可封者周道衰學校廢時君世主惟錢穀甲兵之
問而不及於俎豆於是謀夫說客擊劍扛鼎雞鳴狗盜
之徒皆得以靡衣玉食館于上而王者之迹熄矣間有
豪傑特起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而卓然自立於世者道
雖不明乎天下必明乎己道雖不行乎天下必行乎妻
子孝悌者人子事親之常道也卿大夫得一人焉以為
獨行而表其閭忠義者人臣事君之大誼也太史氏得
一人焉以為奇節而列于傳唐有陽城隱于中條山而
遠近化其德爭訟者不於有司而赴於其門太宗以一
旅定天下而房杜王魏之勲獨出於王通之弟子嗟夫

三代之王同四海於一堂之上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世衰道微僅得一二於千萬人之中可悲也已臨安府臨安縣舊有學在今治所東南隅自三舍罷廢再更方臘之亂掃地盡矣而縣以春秋釋菜著於今蓋嘗改寓西即佛舍之保錦院為學帥其屬以祀孔子紹興十四年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左朝請郎知縣事王侯傳字慶長相其宮湫隘破露上無蓋障旁無生師之廬不足以稱天子隆儒重道教養多士之意乃議徙故地少西屋而垣之一邑之豪欲進子弟於學者相與圖之如不及於是門闥靖深殿寢崇邃講藝之堂栖止之舍庖福庫庾皆具又命工更塑先聖先師之像與凡從祀者十人魏冠盛服配食侑坐凜然如生侯乃涓日齋戒屬邑民之秀者陳牲幣三獻之禮禮成父老聚觀太息以為未嘗有也乃為書抵故人孫某曰縣之新學成為我記之臨安東南一大縣在長山大谷中桑麻絲枲之富自足而無貧民惟侯好學知方不務出奇以立聲威而以教

化禮義為世標表有古循吏之風俗恬殺牛吏數十令峻筭扑嚴賞捕莫能禁侯至遂徙業人死則習用浮屠法舉而燔之侯告以喪死葬埋之制其俗大變及是奉詔修起學宮士民向化興於行誼彬彬然比齊魯焉凡為屋若干楹經始于下詔之十二月而落成於明年九月之望余聞之士非懷居也而環堵之不庇士非謀食也而藜藿之不充於以求道豈不難哉故自一畝之宮進居廟堂論道之地自一簞之食起從九鼎大烹之享皆上之人所以養賢之具夫食焉而怠其事雖巧者不敢一日舍墁而嬉况承學之士蒙被教養之澤而忽焉不省哉居相群出相友鐫磨攻練以充其材窮為匹夫化一鄉達為公卿善天下無愧於中而已固願

以所聞揭之金石

文中子銘于金石

而文辭骫骳

前漢書枚乘傳曰其文骫

骫音被骫音猶言屈曲也

不稱為懼更辱褒予之過愧

汗而已不宜

十綾重餉不當丐免屬此北歸親舊委屬凡致餽謝皆

不受止拜由拳之貺

由拳聚落名也在臨安縣治之西數十里村氓往往業紙以自給其

質勻細而重厚為江浙冠目曰由拳紙也

亦足以當領重意也諸生亦致厚

遺

前漢書叔孫通傳曰為高祖起朝儀名魯諸生三十餘人

皆不敢啓封掩亦望致

此區區

比自荆溪上蒙還得所遺書屬使人已返訪便未獲又領手教具審動止萬福某山林投老日從漁樵於寂寞

之濱

韓文公集答崔立之書猶將耕於寬閭之境釣於寂寞之濱

惟公高誼

莊子楚昭王謂

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誼甚高

時枉尺書

注見七卷莊右司帖

訪問存沒

嘗恨古人不可復見

清逸潘延之贈郭公父詩曰休恨古人不見我尤喜江東獨有卿

不圖晚遇得慶長於姻戚之中

爾雅曰婿之父為姻又曰兄弟婿之黨為姻兄

也弟幸甚過望不可言去秋妻母會葬邑人談公不去口

韓文公集答楊子書曰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又東坡先生與秦太虛書曰公擇近過此相聚說太虛不離

口新令尹

語公治長篇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

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忽揭一榜民戶不得還私債初亦欣然已

乃扣緩急所向

前漢史孝宣帝許后傳曰緩急相護又刑法志曰緩急足以相死又曰緩急非

有益婦人剪髮入市持男易斗粟鬻賣農桑之具流通

注見

七卷揚州榮守帖

紛然遂復揭榜令上戶放債試觀此一事如

公安得不去思乎

前漢書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名信臣所居人留所去見思生有美號死見

奉祀又何武傳武字君公蜀郡人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聞封內雨暘兩適蠶

麥豐登茲固善政所感也

某頓首比領誨答已復月餘即日連雨尊履復何如伏

惟動止萬福某復有吳門

注見平江王守帖中

之後拘縻未果儻

遂此行過境又得欸見

慶長為無錫宰故云

某頓首新宜典宰陳德振

九域志常州毘陵郡軍事望宜興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

里二十六鄉胡

其兄坐累拘籍田產後得旨給還獨有

屬無錫者

九域志曰常州毘陵郡軍事望無錫縣在州東九十一里三十三鄉一鎮

猶未盡

得一劄馳扣望特達之賜追幹人佃客等盡數給還幸

甚此物自降指揮後不屬官又未歸陳氏而為小人乾

沒

顏師古曰乾音干又魏志傅嘏傳曰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自激於乾沒手晉潘岳與賈謐為二十四

友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裴松之注魏志曰服虔直以乾沒為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如

淳以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又不可曉愚謂乾讀為乾燥
之乾蓋謂有所激射不計乾燥與沉沒而為之也蘇鶚
演義曰乾沒之義如陸沉之義陸地而沉不待在于
水中也大率乾沒猶俗云起落也言為左右所匿也
可惜也想辱矜誓

某頓首上啓側聆移疾

前漢書公孫弘傳曰乃移疾免
歸頽師古注曰移病謂移書言

病也某一日
以病移告亦緣衰病不克具一紙省問但極愧仰初

暑共惟動止萬福某自春盡疾欬暴作鼻嚏出涕不已
夜卧則熟寢至明日興則涕唾如初及是方小間猶未
盡除上狀草草

某再拜昨聞權守移婺女

先生文集載賀權守提梁啓一首九域志云婺州東陽郡

保寧軍節度治金華縣古東陽郡也隋曰婺州以其地當婺女之分野以名之渠稱道慶長不

去口

注見前第三帖

想惜其去也某嘗為邦基于合肥曾守

九域

志云淮南西路廬州廬江郡保信軍節度治合肥縣報云書來稍晚已為人所先

遂詒書

左傳鄭鑄刑書叔向詒書子產

樓漕和守求之又云何不少忍

須臾

前漢書賈山傳曰願少須臾無死

其意欲自薦也恐欲一知

某頓首上啓比聞進秩

前漢史宣帝紀吏有政績者不即移易就增秩賜金欲使人安

具化也

不獲贊喜春序寒燠未調共惟動止萬福某繫舟

莊子曰泛若開利先生文集載常州無錫縣之北少西

不繫之舟記至和中有大富長者即寺之西南除佛地撤敗屋數

自蕭梁時距今六百餘年事具職方郎中林成德所為

極故改築馬廣宇穹堂極一時巨麗招選名僧開演教

乘為衆說法已乃籍田利之又歲廩米數百斛俾日有

餼以待四方學者別號藏院建炎之亂官舍其中不戒

于火一夕而燼積六七年有僧普能等募衆力一新之

云趨南徐省參政兄之喪門牆在望不果造謁注見八

卷孫節

推帖第極瞻悵

某每過開利見占據僧舍者多不至但取賂而免玉篇

遺故反也又有已占一居又干縣指占以一人而占二室其

賂力

意可見冀公察之

某頓首再拜別去彌月入境喜聞起居狀為慰冬溫伏

惟尊候萬福某蒙遣騎

古樂府云遣騎問所須

詒書

注見前帖

逆於道

上為禮過矣舟次津亭伏謁門下

前漢書司馬相如傳臨邛諸公皆因門下

獻牛酒
交權

某惶恐投閒

韓文公進學解曰投閒置散

無筆吏

前漢書曹參傳輒曰起秦刀筆吏

具手狀言謝某欲借五夫能負轎者并小吏供造請之

役

注見第八帖

幸望輟遣

東坡先生和陶淵明移居云誰令遷近市日有造請役

與張朝奉

字墨卿

辱教喜聞尊履安穩窮僻如坐井

東坡先生與司馬溫公帖云謫居窮僻如

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先生今又借坐井觀天字也

省書方知拜宮僚之命身

在日邊

晉書明帝諱紹字道幾中宗長子母豫章君幼而聰哲年數歲常置中宗膝上會長安使來中

宗因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日遠中宗問其故答曰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爾中宗異之明日會群臣又問之對曰日近中宗失色曰何異昨日之言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竒之唐太白詩曰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後世遂以日邊為帝鄉也

而有退食委蛇之樂

詩羔羊篇

曰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足慰高懷尚冀保練別應休命

尚書說命篇曰疇敢

不祇若王之休命注休命美命也又說命不宣
下篇曰敢對揚天子休命注受美命也

與王朝議

字升明

向傳尊公待制

王待制
字豐甫

欲寓慧山

先生文集陸子泉記
曰慧山距無錫縣治

之西五里又南徐州記慧山南北數十里山嶺東西各有泉皆合溪西南入太湖餘見與慧山長老帖注中

日日以冀

前漢史賈山傳曰直與之日日射獵又鄧通傳曰尊幸之日日異

如望歲焉

注見四卷五九兄提舉帖

越國南轅

先生文集載慰鄭長卿大資帖云共惟越國太夫人故左相岐

公之女太宰華元王之配資政殿大學士之母子孫簪笄滿目內外姻族位將相登侍從者亦不可勝數云

又聞具吳門之裝謂得一見久之遂傳訃音

玉篇訃芳付切告喪

也又追懷平昔推獎之厚獨異於衆人俛仰之間莊子頽仰

之間再撫四海遂隔幽顯東坡先生與范元長帖云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不覺

涕淚之橫臆也杜工部集若戰行云別時孤雲合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卜地吳門

與越國相望十里間耳先生文集載慰鄭長卿帖云葬師極難得人而吳中山水不若

東西之深且厚也恐須就蘇湖杭三州訪求之固有山靈秘藏有待而出者又二帖云審聞卜地雪東吳興士

大夫家塋相望葬師遊歷不啻百千人今國太所卜廣袤千畝固知有待而後出哀疚中想少慰也宜春

九域志江南西道上袁州宜興郡事治宜春縣古跡有宜春臺又圖經云袁山昔有高士袁京居之又有漢宜

春侯成所活何止千人前漢史王翁孺為繡衣御史逐捕群盜及吏當坐者翁孺皆縱

不誅歎曰吾聞活千人封子孫吾所活萬餘人後世其
興乎後孫女為元皇后又後漢鄧后傳曰初后叔父陔
言嘗聞活千人者子孫必有封兄訓為謁者修石臼河
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後世遂為良家子入
掖庭未幾為皇后云家家畫像祠之東坡先生司馬溫公神道碑云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

也王氏之興殆未艾也

先生文集載與豐甫待制帖云南遷兩過宜春州人追懷舊德

畫像祠公比屋皆是何止活千人矣天定勝人世世子
孫用之唯恐不盡云又東坡先生三槐堂銘序云由此
觀之王氏之福殆未艾也

與蘇朝議

字仁仲

楓橋遣狀

先生文集普明禪院記曰楓橋寺距州西南六十里枕漕河俯官道按圖經實妙刹普

明禪院而不著經始歲月唐人張繼張祜嘗即其處作詩語遊吟誦至今楓橋寺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圖既成度已省覽薄寒楚辭曰至乾祐中改賜普明禪院云聊慄兮

薄寒之體力何如過郡幸遇故人一笑之適轉首已墮中人

渺茫唐韓文公集盧中郎雲夫寄示盤谷子詩一章歌以和之云歸來辛苦欲誰為坐令再往之計墮渺

茫臨書惋悵

使君注見五卷趙中大帖臨州不專用大馮故事前漢史曰馮立為西河上郡在

職公庶與野王相代治行相似而多恩吏民乃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聖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而文雅緣飾前漢史公孫弘傳曰吏民公康叔猶二君而文雅緣飾以儒術顏師古曰緣

飾者譬之於衣如純綵者又自成一家又得別乘之賢
翟方進傳以儒雅緣飾法律

如今岑范可以閉閣坐嘯也後漢史曰汝南太守宗資

成瑨以岑暉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于是兩部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

農成瑨但坐嘯一書致謝去人生踈望指似東坡先生次黃魯直古風韻曰閨風

安在哉要亦書抵崑丘即平江府崑山縣也已見莫木剛定帖注中借用崑崙丘字

瀆地名屬吳郡去太湖甚近為附送也細故煩溷皇恐

與錢朝議字文仲

衰老久安懶放不復飾固陋之詞於舊交新貴之門矣

公必識此意也履茲徂暑共惟台候萬福大暑如燔釋名

曰暑煮也畫如煮物也病夫喘汗而已遣狀草草不宣

學省追從

文選沈休文有學省愁俯仰一世東坡先生與吳秀才

帖云少時在開府尚及接見先侍講故人擁千騎古樂府陌

上桑羅敷行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過家後漢

韓稜遷南陽太守特聽稜而某以廢錮左傳曰曾于商

得過家上塚鄉里以為榮待畫田里趨舍異路不敢相聞投老

漢史息夫躬傳曰躬同族屬皆廢錮營巢方獲一枝之託莊子逍遙篇曰鶴鷄巢于深林不

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郭象

注曰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音義云鷓鴣小鳥也

交親贊喜遂枉重問

慰籍累紙

後漢史瑰嘗傳曰光武所以慰籍之良厚章懷太子注曰慰安也籍薦也言安慰之薦籍

之足以追配張公之善頌矣

禮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

輪焉美哉矣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文子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于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齋釀出境不到權門獨賁衰老高情重義固自超然拜

貺非所宜蒙區區

前漢史禮樂志曰河間區區小國藩臣顏師古注曰小貌也又楚王傳曰

豈為區區之禮哉莫喻感藏之意

與吳江曾丞

別去彌年雖系心不置而書問廢缺為忤連獲兩書喜

聆萬福秋氣日佳垂虹對月

吳郡圖經云吳江利往橋慶歷八年縣尉黃庭堅所

建東西千餘尺用木萬計縈以修欄甃以淨甃前臨巨區橫截松陵湖光海氣蕩漾一色乃三湖之絕境橋有亭曰垂虹蘇子瞻嘗有詩云長橋跨空舉杯屬影便作

古未有大亭壓浪勢亦豪非虛語也

舉杯屬影便作

三人

唐李太白獨酌詩云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賈島翫月詩云但愛杉倚月我倚杉為三

固

不落寞也

向來幼安朝議每誦佳句

唐杜工部上韋左丞詩云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想

見風采

前漢史霍光傳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注云采文采也

比過所臨

僅得一面已約莫壽朋董令升以中秋共集於松江接

奉俊遊慰此區區

與李主簿

字信可

比苦瘡疹涉兩時

韓文公集人日城南登高詩曰涉七氣已弄

而後復面牆

論語曰人而不為周南名

隅坐

前漢史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

人嚮隅而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

書研

東坡先生集風味石研銘曰治為書研美無有

紙奩棄

置

青箱雜記載孟東野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

不省久不相聞忽枉手

教喜聆即日動止萬福圖南之翮

莊子逍遙游篇曰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

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下視也亦若是而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云

非枳棘所能留

後漢史王渙辟仇香為主簿謂曰主簿不討陳元之罪得無少

鷹鷂之志乎香曰以為鷹鷂不如鷹

更佇一飛

注見三卷胡尚

書為洞心駭目之觀也

注見一卷張右丞帖

重九後晉陵常之胥

輩言公與唐丞試諸生

注見上臨安王宰帖

窮其所不知東坡先生上梅

龍圖書曰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非以掩其所不知使

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衆狙皆怒

注見五卷趙中大帖

奮起群噪狙擊

史記留侯世家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服虔曰狙伺候也狙

七預反徐廣音千恕反

敗面方疑駭問而小姪自安吉

九域志湖之外邑名

距州一百七十一里十

歸見公改轅固無恙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

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恙取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虫也食人心凡相勞問者曰無恙乎非為有疾

也又前漢史賈誼傳云六七公者皆亡恙顏師古注曰無恙無憂疾也日來毀譽皆類此

可以發一笑也

與汪簿

名大雅
字伯言

服膺之久

禮記中庸篇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比獲

瞻近而以尊公嘗顧存於流離竄逐之中一見欣對如舊識也別去彌月暑雨眠食勝否墨誤想已高脫衰老塊坐一涯無繇踵門日佇新寵展慶

紹興初抵罪投荒交親解散相視如涂人行至三衢尊

公未嘗識面而哀窮悼屈見遇如骨肉館置郊寺聚餼

糧

詩公劉篇云乃裹餼糧說者以為乾食之糧也

具車乘留寓彌旬酒醴肴果

藥物之餉無虛日坑穽中正懷下石之懼

唐韓文公集柳子厚墓誌

銘云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而天幸乃如此北歸之初少卿方即榮路固

不敢相聞後七八年吳信叟為郎妻黨中最見厚者每

通書但命門人代書一二紙見答以此占之罪垢猶為

親戚之累故不復強聒少卿聰明必諒此意一書乞置
家問中更冀一言道此曲折

與平江吳江林尉

字山甫

北上記審已聞徹顯使示報喜聆大暑佳健炎歊如燔
無迎來送往之勞而有長橋弄月對水之適

注見此卷
吳江曾丞

帖
第以不獲陪一笑之樂甚恨

與張提幹

師是

分別已復徂暑

詩六月
徂暑

大旆造官不獲追餞亦不克寓

一紙占叙離索之情

子貢曰離羣索居

奉告開讀惕然具審新

涼眠食安佳某日益老矣兩地

注見六卷汪少卿帖

相望接奉無

期臨書悵惘不宣

一行作吏著身鳧鷖行中

注見六卷台守魯郎中帖

俗狀紛然可厭

也山陰有千巖萬壑之勝

注見一卷胡樞密帖

機幕素號無事輕

裘緩帶

注見一卷孟少傅帖

扣歷泉石

東坡先生子翼哀詞鍾覽觀江山扣歷云泉石步聲

確訪古人之遺便可優游卒歲矣所冀厚自持以須新

拜

與新恩孫學士

少超

舟還未幾忽苦疾歎眠食大減未果馳問示誨喜承墨

榜奏名

賈魏公譚錄賈君常問放貢人榜右語及貢院字用墨淡書何也對曰聞李絳侍郎將放舉人

命筆吏勒紙書榜未及填右語貢院字吏得疾禮部令史王昶亦善書名令終其事值昶醉染筆不能加墨迨明方覺字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法之遂成故事屬方卧病聞之欲拊髀而起也發策必不在第二矣別行展慶

蒙馳貺生日之餉幸甚春風得意之時當賦走馬看花

之句

青箱記云孟東野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再下第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看花其後

登第詩曰昔日鯁鯁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氣宇不宏偶不第則情墮獲如傷刀劍以至下淚既登第則志意充溢一日之間花看盡何其速耶後授溧陽尉而高辭寵借存記衰莫音暮開闔數過愧謝不可言也

與李主管舉之

使還具報審已浼聞復枉誨帖喜承侍奉佳健某比年姻舊弔問無虛月方解裝而獲所賜教釋擔就几案作謝不復謹好不宣

蒙錄賜諸公唱酬之什而使君

注見六卷曾郎中帖

亦以玉霄和

篇見遺

詩具台守曾使君近詩集中

幸甚天台自孫興公一賦之後

孫綽著天台賦

寂寥無聞詩人已來獨有杜子美

杜甫集中有懷台州鄭司

戶詩云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又壯遊詩云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餘

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廬丘墓荒劍池石壁及長洲菱荷香嵯峨閩門北清廟映回塘每趁吳太伯撫

事波浪浪枕戈憶句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七首除道晒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

能忘歸帆拂天母中殿貢舊卿云

蘇東坡

注見六卷台守曾郎中帖

數章妙絕今古

而子美崎嶇兵亂轍迹半天下獨未嘗至其處而東坡

亦述夢中語耳建炎南渡遂為名城寓公羈客騷人勝

士登高遠望

唐韓文公集送李愿歸盤谷序云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

援筆臨賦

晉陶靖節歸去來辭云臨清流而賦詩

殆盡一山之勝而吾舉之超然獨

出於其間遂與北山俱為不朽也

向聞欲省婦翁於南徐

東晉置南徐州治京口今潤州也

過鄉州枉十

里之駕想欣然為著鞭也

晉史劉琨曰祖生先吾著鞭

今遂移牧吳

門相望二百里一見之喜又墮渺茫中矣

唐韓文公集盧郎中雲夫

寄示送盤谷子詩二章歌以和之云歸來辛苦欲誰為坐令再往之計墮渺茫

萬一屬鄭翁具

一舟飭數卒挽而西朝發而夕至也

尚未識面而積藏詩文

論語云韞積而藏諸

已累數萬言矣東坡

云新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

前漢史張良傳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

奇偉應劭曰魁梧邱墟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貌也悟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

拊卷三復

語先進篇南容三復白圭

想見超然拔脚風塵之外也

晉

翼報庾冰書曰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足於風塵之外

奉教累紙喜聞即日侍

奉勝常傳聞來春過婦家於南徐儻辱枉道臨之論詩

說劍

南華真經雜篇有說劍一篇

一樽共盡無復江東暮雲渭北春

樹之嘆

唐杜甫集春日憶李白詩云渭北春天樹
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實慰

區區不宣

某異時藏錄李邦直雜文數篇秘愛如金玉晚讀淇水

集百卷而以蛟螭雜螭為可惜

唐韓文公贈崔評事詩云才豪氣猛易語

言往往蛟螭雜螭

嘗與客對七筋稱相臺志序之工

淇水集相臺志序云

左朝奉大夫李君憲守相之二年政修民和暇登休逸
臺以望四境曰美哉茲土也蓋自商王河亶甲曹魏元
魏高齊皆嘗以為國都有美里之域蓋文王之所厄窮
演易而興周者也有忠臣義士西門豹嵇紹宋景之祠
有李固杜喬之墓其山有遯世之民孫登之徒之所廬
而居也舊都廢矣而金鳳銅雀之臺遺址在焉有魏武

之西陵昔曹氏故宮遺老所望而悲也有韓忠獻之碑
公既尊祖宗安社稷任兼將相以終以尚書令墓于此
神宗皇帝製銘以著其功與德邦人之所睇瞻而敬愛
之也徙倚西望則太行林麓天下之秀如植屏如立掌
或酋萃如屯雲或踈立如駭獸其瑰恠突兀可以儕終
南友太華而兜童視閩蜀之山漳洹淇滄由山趨平地
屈曲隱見行岡阜間可渠以田可舟以漕或以為城邑
之潤槩言之則其地平廣濶大挾上黨撫襄國躡澶掖
衛常為天下要君既覽觀其迹傷其興亡得失起伏之
變而且歎息賢人君子或血食以忠義或死而不沒以
功名欲以傳之於亡窮以為善惡之監也而君有學世
于家有才見于用州事之餘能究遺策通往古乃緝以
為相臺志若夫水經地記正史別錄士大夫之傳釋氏
道流與野人之語靡不該採至于硯評藥目獨附著于
其后蓋亦備矣其纂述者君之子回其校考者州之學
官陳忠之誌成鏤于版凡十二卷而以書抵長安守李

某曰請為序以冠其首某之祖考葬安陽而志有褒語
逮不肖遂報而不克亟就令真定君又馳使督取某乃
移書于州求刊滅裂語而客云乃德州風土記耳謂中
為之序以敬承君所命焉

有兒童視蜀山之語為之失笑噴飯

辱示新篇適有行役舟中啓讀數過駭嘆不已昔人琢

肝腎

韓文公集贈崔立之詩曰勸君
韜養待徵詔不用瑠瑤愁肝腎

撚鬚鬣

東坡先生
集載梅聖

俞客歐陽晦使人畫茅菴已居其東一琴橫牀而已曹
子作詩四韻僕和之末句云應調折絃琴自和撚鬚句

蓋用唐人吟安一箇
字撚斷數莖鬚語也 求一字之工而不免寒儉有僧態

鑑誠錄云賈島初赴名場忽一日驢上吟得鳥宿池邊
樹僧敲月下門初欲著推字又欲著敲字鍊之未定遂

於驢上以手作推敲勢不覺行半坊觀者訝之時韓公愈權京尹意氣清嚴威振紫陌經第三對呵唱鳥猶手勢未已俄為呵者推下驢擁至馬前島方覺悟顧問欲責之島具對偶得一聯吟安一字未定神遊詩府致衝大官公立馬良久思之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島同入府署後為僧改名無本又東坡先生曰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其得味外之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恭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唯聞恭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

公詩語

融瞻麗皆談笑而成者固當命島可為詩奴矣

東坡先生贈廬

山宣秘大師詩曰雄豪而妙苦而腴只有琴聰與蜜殊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笋到君無香林乍喜聞蒼筤古井惟愁斷轆轤為報韓公莫輕許從今島每誦佳句可是詩奴東坡自注曰賈島事見長江集

杜工部集奉贈韋左丞文詩
云每於百寮上猥誦佳句新
與識者共之未嘗獨享也

東坡先生答毛澤民書欽佩
厚賜不敢獨享當出示知者
念欲牽課數句致嘆仰之

意舟還來介索去又不果老謬之罪奉告具審即日侍

奉萬福尊公目眚

音音所景反說文曰目病生翳一曰
災音先生文集載與李尚書帖云公

若赤目相之示書亦云方藥準用菊花芫草之屬此等
公未嘗入口又云青小問否鍾乳丹砂固貴人所餌公燕
居如齋無聲伎之奉
以陽攻陽祇益病耳
雖作障翳王剛中
樞密王
嘗用一

醫應手豁然但此公多怒非養疴之宜尊公深沉之度

又有萬金產如公者

韓文公集贈張籍詩云有兒雖甚
憐教示不免簡君求好呼出踉蹌

越門限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報昨因有緣事上馬捕
手板留君住廳食使立侍盤餞薄暮歸見君迎我笑而
莞指柔相賀言足慰目前砭劑之後砭悲廡反以石便
柔是萬金產刺病也亦作砭

當脫然去體也

辱示試藁讀之如所聞也

前漢書淮南王傳曰名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遺顏師古注

曰草謂為文之藁草

應卒然之問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卒然問曰天下急乎定

而博覽強記

後漢王充傳曰博覽百家之書晉張華傳強記默識四海

之內若指諸掌云

筆力

注見八卷一雄贍如此衰老亦自斂社

性剛定帖

注見四卷平江守王顯道帖

政和初張樸試馬式銘有司以滅沒二

字不敢收而滕康中選名聲出其下遠甚今舉之大類

此也比睹爵里

注見八卷與孫節推帖

所臨幾盡一國士或乘扁

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

按唐尚書滕部負外郎劉金白所撰故翰

林學士李君碣紀不著此語而曾南豐先生李白集序云劉金白為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此故事可追也

內簡尺牘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內簡尺牘卷十

宋 孫覲 撰

李祖堯 註

與朱提宮 字守中

桑榆晚晚

淮南子曰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也後漢史馮異傳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江淹集

有曾是近

百疾交攻生意索然

世說晉殷仲文為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

槐而嘆曰此木婆娑生意盡矣

遠墜誨音加惠衰老何眈如之具審即

日燕居多慶

語述而篇子之燕居鄉州水潦之後彌望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注見五卷湖守趙中大帖

蕭然如聞

前漢史食貨志曰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顏師古注曰蕭然猶

騷馬勞動之貌華亭

邑名屬秀州九域志曰在州東北二百二十里一十三鄉三鹽場一鎮古跡有陸士

衡宅 井 獨得歲但欲賦適彼樂郊之詩也

毛詩碩鼠篇曰碩鼠碩鼠無食

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不宣

向來燕超

注見五卷宋直閣帖注

置酒

史記高祖大朝群臣置酒未央宮又過沛置酒酒酣

上擊筑 蓮風

東坡先生賦注大尹白墨為詩云蓮風盡傾倒杏雨半披殘

竹雨

杜工部集

宿大雲寺贊公房詩云雨瀉暮簷竹又屢鄭公宅同詠竹有雨洗涓涓淨之句 終日條然

注見五卷

王司屬公多事之時不遂繫柳之興東坡先生乘舟過賈收水閣詩云曳

杖青苔岸繫船枯柳根以為恨尚欲尋盟左傳昭公八年遂會于說尋宋之盟也而

衰憊不給於筋力可為太息前漢書賈誼傳曰可為長太息者六

與巡檢李修武顯道

某啓經月不通好霜冷比佳否某屬李元卿買羊魚為歲時問餽之用欲從公假一舟載至西徐也方自賈山歸遣狀草草不及以累紙上扣不宣

某啓昨日不敢折簡

晉史宣帝紀王凌面縛水次遙謂司馬宣王曰卿直以折簡名我我

何敢不至而乃引軍來乎宣王曰以卿非折簡辱書得可呼故也又唐史高祖曰李密非折簡所能辱

聆興居為慰二匠蒙以舟載之以來荷公終賜而以屨瀆為忤也秉燭作謝不盡感悰不宣

門內均慶某更有少懇薛彥者欲假月餘可輟否如蒙遣送極副所望也

某啓專介示答欣承晴寒官居安穩種種煩溷但知慙謝舟楫未須遣續馳扣也薛彥不可失此時且望輒假蒙曲折開諭亦不復自外也忽忽具記不果重幅皇恐

不宣

某欲趨湖汭上冢戚野已斷流輒借一小舟載酒百餘尊由竹山循橫塘蜀山徑趨冢舍旱涸私居種種費力遂至叨溷知辱貸啓

眷集均勝某欲寄書并紙札數篋於山中須仗左右為分寄深僻處所以干扣者公所付則他日無乾沒

按唐蘇氏

演義云漢書注此二字云得利曰乾失利曰沒非也此與陸沉之義同又張湯傳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之患也 埃區處纔畢即別以書上扣并假一舟乾沒

也

某啓蒙遣騎貽書喜聆溽暑佳適旱乾彌年方有饑饉

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噍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饑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大侵毛詩雨無正注云

穀不熟曰饑盜賊之憂一雨遂沾足想同此慶也不宜菜不熟曰饑

某再啓蒙以湖白馳貺

湖白魚也吳郡園經續記曰大業中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勅苑

內海中以草把別遷著水邊十餘日即生小魚其取魚子以夏至前三五日白魚之大者晚集湖邊淺水中有

菰蔣處著子綴著草上是時漁人以網罟取魚然纒至二更則產竟散歸深水乃刈取菰蔣草有魚子者曝乾

為把運送東都至唐眷存之及祇領欣荷未敢具報別時東都猶有白魚

馳介也

某比遣所假諸兵還麾下嘗具問計已聞於左右也即

日伏惟動止萬福相望一水之隔未果造謁齋艦

音檻版屋

舟也詣郡枉道一臨為幸也不宣

某惶恐比致薄酒遂達空函

晉史殷浩傳浩少與桓溫齊名而每心競後溫將以

浩為尚書令遣書告之浩欣然許之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交

不可言又附來介持上伏望恕留

某啓比過荆谿少留遂不相聞秋高體力佳否蒙假船

匠等極濟所須第久妨使令感恠不可言也某畧至賈
山弔王壽基左司左司名商而諸卒索去遣狀不盡區區不

宣

某惶恐向許假舟望如約已備數篋書籍紙札候公津
遣也得兩舟則滿所望矣

門內萬福酒五尊謾持送幸檢留

與李巡檢

師淵

少留荆谿歸領所遺誨帖喜承尊履勝常西村杏花之

約扁舟獨往當屬閒人而鄙事牽留

語泰伯篇吾少也
賤故多能鄙事

竟不果世事無不然可為太息不宣

與張省幹

字子為先生文集荆溪行記
曰張彥深中大之子子為

屬有慶弔之後自梁谿移舟過吳門境上姻舊挽留彌
月方還墜教不獲迎拜使者但極感怍冬序薄寒伏惟

萬福子為詩語妙絕一時

前漢書賈捐之傳曰君房下
筆言語妙天下顏師古注曰

於天下最為精妙耳湯沐少休

前漢書楊惲傳曰移病盡一日輒
償一沐注曰五日一洗沐也顏師

古注曰言出財用者雖非沐休當得
在外也貧者實病皆以沐假償之也

想見撚鬚風度

注見

九卷與李
主管帖

在西湖水石之間

東坡先生奏議曰杭州之有西湖猶人之有眉目西

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為岸

因來發藥幸甚

與張宣幹

字李野

田間遇暑如被燔灼

東坡先生帖云自夏歷秋毒熱不衰魚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

垂虹對月

注見九卷平江吳江林尉帖

一笑之樂

前漢書薛宣傳曰一笑相樂斯亦可

矣應劭注曰以壺矢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壺笑字象壺矢因曰壺矢此說非也顏師古注曰壺笑謂一為歡

笑豈復夢見

東坡先生帖云疲曳之餘即困睡耳對酒尋菊豈復夢見

新涼不審體

力勝否小詩送牧之

張宣教字牧之先生文集載送牧之詩序曰四月十五牧之赴南昌

碎某與李野從周餞於松江佛舍竟酒步月至垂虹亭
久之遂別戲作數句送牧之宛宛白虹貫層梯出天半
乘雲來帝旁立侍玉皇案銀河徑千里水接天漫漫一
盃屬明月俯見人影亂張公江海客坐嘯白鷗伴寥寥
如清風一笑亦可喚明朝駕戎軒插羽流白汗行矣且
勿驅未恠安石緩神光射南斗絢若金碧爛出門問何
祥銅章付雷煥恐喜事者醞釀以為罪未敢遣東坡先生與陳濠州帖云自竄

逐已來不復作詩文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
釀便生出無窮事也又辭免翰林狀云構造飛語醞釀
百并端以道中數詩錄呈當一笑不宣東坡先生與維瞻帖云得少佳趣無

由持獻獨享為愧但當一笑也又與金山寶覺禪師帖後把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大暑不復近筆研而河流斷絕門無行跡亦不吟起居

狀有客過言李野得疾不輕喜聞無恙

注見九卷與李主簿帖中

而

不即遣問為愧新涼體力當益勝吾儕老境駸駸

東坡先生

滕縣時同年西園詩云盛衰自駸駸毛詩四牡篇曰載駸駸駸駸注云駸駸駸駸貌

粉白黛綠乃疾

病之根

楚辭招魂曰粉白黛黑施芳澤些戰國策曰張儀曰周鄭之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為

神漢武故事曰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充之皆自然美麗不施粉白黛黑以上三書皆載粉白黛黑至唐韓文公作送李愿歸盤谷序乃云粉白黛綠者列屋而聞居又東坡先生與王定國書云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手之流願以一刀兩段不可復疑也
慈

道眼點破始以綠字變之也

一刀兩段不可復疑也

慈

願禪師戒酒肉文云若欲改往修來便請一刀兩段

僭易皇恐

疎懶

杜工部集佐還山後寄詩云舊諳疎懶叔
釋者以謂又以嵇康自處嵇康性復疎懶

久不上

記暑雨不審體力何如張道人以相游士大夫之間藝

甚工而身益困

東坡先生答處守俞括書曰
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 欲望薦口

為一飽之圖也

東坡先生詩曰
一飽未敢期 忽忽遺狀不及其他

與胡制幹

字季和

辱誨存喜承新涼體中欣豫端明行狀

先生文集載端
明殿學士左朝

散大夫致仕安定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
贈左中大夫胡公行狀云公胡氏諱交修字已懋常州
晉陵縣人紹興十一年正月丁未以疾不起享年六十
五公兩除詞掖三侍經幃再入翰林為學士經術通明

誦說有法詔令簡嚴天下誦之胡氏自文恭脩簡相繼掌內外制一時以為盛事及是世將又踵公入贊書命直學士院父祖子孫四世公悉衰次為書號四世經綸集以侈一門感遇之榮云

投老多病文

思衰落方以不稱為懼忽拜厚餽愧謝不知所言金鑿

落

酒罷也白樂天詩云銀盃鑿落杯

已茂

行狀作己楫茂字通用

置酒新第嘗出

臨勸犀圍亦所佩服者

東坡先生用過韻冬至諸生飲酒詩云鶴髮驚全白犀圍尚半

紅故物依然重以感塞

東坡先生曰曇秀畜龍尾研是蔣希魯舊物余在廣陵嘗從曇

秀識此研今復見之海嶺間依然如故人也

某歸田十年

後漢張平子作歸田賦晉陶淵明歸

去來辭云田園將蕪胡不歸

銘親舊十數家凡致金幣皆不受端明

雅游之故

前漢書張耳傳曰耳雅游多為人所稱顏師古注曰雅故也言其故俸游交結豪傑是以

多為人所稱譽也

輒欲因文字薦區區若復責賂則負愧幽明

矣二合嘗啟封一觀具識厚意之所在今同良幣對來

使封識回納幸勿再三徒費筆札

前漢書司馬相如傳曰上今尚書給筆札

顏師古注曰時上多用紙故給札以書

薦枉手帖伏審信宿

爾雅曰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郭璞注曰再宿為

信重言之故知四信唐杜工部秋興詩曰信宿漁人還泛泛

勝常又勤遣騎曲折已

冒聞矣決不敢以十年之戒隳壞於一日望公眷存護

此一節不果祇拜必辱深啓

與何排岸

次彭

衰老歸田追懷故交藐然在萬里之外不果寓一書

子產

寓書使告范宣子

問安否即日春和不審體力何如虔盜猖狂

尚未伏誅官署在城府故自按堵所冀彊食不宣

向來客居江外蒙一顧之重

昔有賣駿馬者比三日於市人莫市乃見伯樂還而

視之去而顧之一日價增十倍

別去又辱貽書存勞滋見久要

論語曰久要不

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窮僻無便以不即占報為忤知代期不

遠候伺造朝當遣介問所須

古詩云遣騎問所須

與劉機宜

元興

騎從入里門衰老久安閑放無從一詣辱書喜愧之深

具審即日勝健尊公守彭門東人厭亂喜見二天

注見五卷

吳常第觸熱以適千里無疾而驅

載驅詩序疾驅於通道大都

以適

溫清之宜也

與孫宣教

字國器

春首造門而都其出矣

前漢書司馬相如傳曰時從車時雍容閒雅甚都顏師古注曰

都大美從大阮語

晉書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籍為竹林之遊諸阮居道北籍咸居道

南阮貧

移時尚懷欣對不足之意而以不見公為大

恨也舟還欲寓一紙病懶復不果履茲涼秋體中勝否

某去學校四十年追數几案之舊獨有公家父子而屏

竄一隅又不時見可為太息不宣

伏承令弟國華屬疾不救手足

注見四卷張侍郎帖

虧壞何痛如

之某入夏苦瘡瘍苛癢不能耐涉秋方小間猶未盡去

體治療之方百藥盡試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聚畜百藥周易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以硫黃為主

本草神農經石硫黃殺疥
蟲日華子曰治惡瘡疥癬

敝衣破履

東史記
郭

先生衣敝履不完行雪中
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

擁鼻而坐

懼聞硫黃氣故也
亦借用謝安能為

洛下諸生詠有鼻疾其音濁
不流或以手掩鼻以效之

不敢對一客舍弟自婦家

歸聞仲遠有閨中之戚方知國華下世久矣窮陋寡聞
不及致奠餽以為負也

國華頃者數相見於清白堂相闊殆三紀之餘矣度其
年與某相上下而不能記也某頃罹亡兄之喪一聞諸
幼呱呱書益稷篇曰啓呱呱而泣注云泣聲也則心肺間如有湯火

東坡
先生

與王定國書云每念至此

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

國華諸郎皆已授室

禮記婚禮婦降

自昨階授之室

明婦為家主 自足以慰目前也

與莊宣教

字子平

里門

前漢書酈食其傳曰為里監門又石慶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怒之對案不食

少留連

日晤對亦足以慰區區又勤置醴

注見三卷宮使李尚書帖

此意厚

矣

後漢書馮異傳帝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

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獨

念主人翁

藝文類聚曰武帝長夜至栢谷投逆旅宿主人翁疑帝為奸盜聚少年乃欲殺之

喜

事重客一費千金

前漢書袁盎傳曰千金之子不垂堂又惠帝紀曰二千石錢二萬將軍四

十金晉灼注曰近上二十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曰黃金一斤直錢萬顏師古注曰諸賜言黃金又出侍姬持觴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

臨勸纍珠妙曲

禮記善歌者使人繼其聲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

纍乎端如貫珠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東坡先生老饕賦曰忽纍珠之妙唱抽獨齒之長綠聞所未

聞至今感悅也即日暑雨體中勝否衰老憚暑且復杜

門國語楚靈王虐白公子飛驟諫不聽趨而退杜門又前漢書王陵傳曰謝病免杜門顏師古注曰杜塞也

閉塞其門也杜左傳昭八年遂會未有尋盟之日子說尋宋之盟也臨書

字亦作殷音同

悵惘

東坡先生與徐得之帖云臨書悵然又臨全選然臨書惘然

別來便欲馳問而以連夕不寐意象憤憤然

注見六卷湯直閣帖

去家既久鄙事

論語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亦滋出以故不即遣書

省問無恙

注見九卷與李主簿帖

麩麥

廣雅曰大麥麩也小麥來也說文云麩同所受來麩

也登場時雨

孟子有如時雨化之者

正去歲鑿井灌畦之時也

注見

一卷張右丞文注見五卷帖與常州帖

與胡承務

名宙

向來繫舟津亭一再屈過英姿秀發

楚辭遠遊章序清云文采秀發

言超詣

唐杜工部詩紫燕自超詣翠駿誰剪剔

坐客皆屬目但苦紛紛不

數奉周旋為恨別去復此隆暑侍奉何如某老憊畏暑
喘卧一榻之上涼秋可幾解也

高文辱貺疊疊千言如行雲流水姿態橫出

東坡先生與謝師民

書云所云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可止文理自然姿態橫出反復究觀不謂投老復見竒作隋珠彈雀

呂氏春秋

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必笑之何也所用重而所作輕傳曰隋侯見蛇傷以藥封之蛇銜明珠徑幾寸純白夜光燭室愧不克堪輒課數語占叙仰歎不足之意

以報隋侯
回啓見
本集

舟還便屬亡女祥練

記曰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又曰齋祥之日鼓琴瑟示人有終也

祭甫畢即具裝展南興墓重以早暝盪舟於絕潢斷港

之中疲曳彌月方竟此一役厚意久不報

注見本卷莊宣教帖

慢之咎尚冀閻畧

與沈承務

字德茂

被誨累紙伏審燕處超然

老子曰燕處超然注見八卷末直閣帖

秋陽

注見

五卷莊過於三伏

陰陽書曰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五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

忌釋曰立秋以金代火也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故曰伏日

可款脩竹千竿

韓文

公集游青龍寺贈崔羣補闕詩惟君與我同懷抱
去陵谷置平坦年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何人
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杜工部集陪
又白樂天池上吟云有竹千竿李北海晏座
獨不受暑

下亭詩脩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
偃仰自適也不宜

須二檐輒持挽南軒巨竹千挺

韓文公集藍田縣丞廳記云博陵崔斯立元和

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丞廳舊有老槐四行南牆巨竹千挺儼若相持水漑漑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云
其涼可藉但惡札不稱耳別有委

屬不外

老境日益頹憊方俟暑退遣一問已枉誨音愧荷之極

具審秋暑佳勝比得二庵書大浸之餘

注見一卷張右丞帖繼之

早暎如西徐舍傍兩岸車聲水欲乾矣惡歲如此奈何

史記曰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正月且決八風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東坡先生次劉貢父登黃州樓見寄韻云

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新粟分遺粥糜所須

說文曰粟嘉穀實也粟之為言續也爾雅

注曰江東呼粟為粢存錄所逮拜賦銘藏

聲問久不通而兩菴人來每聆興居亦足以慰山中連

雪龜潭之寒

先生文集載荆谿行記曰余嘗卜烏龜潭池於湖汊之北又文集有龜潭詩曰繞舍

蒔菌孫寡簾望竹君移床棲越蔭脫屐護苔紋釣影垂潭月樵歌出嶺雲慙慙一瓢水備此并中芹又曰風連

細娟娟月影光瀾瀾庭空韻琴筑故入幽人耳皓
白有真色淡泊非世味誰能聽蠅蛙喚汝為鼓吹又過

於山中今一鞭春

王充論衡曰立春東耕為蛙象人男
女各各執采鉏錢或立春牛象人土

牛未畢而耕也從
氣應時示師下也更旬日風日清好老人可以具舟接

晤不晚矣

山蕨珍饋

本草薯蕷一名山芋秦楚名玉延鄭越名土
諸圖經曰生嵩高山山谷今到處有之倦游

錄曰薯蕷二字上一字犯本朝廟諱下一字犯唐朝廟
諱舊名薯藥蓋避唐諱今曰山蕨亦避國朝諱也雷公

炮製方曰見使勿用平田生二三紀內者要經十紀者
山中為上皮亦四面有鬣生者妙故先生云此物惟出

於山極副所須此物惟出於山中每鬻於市
禮記曰不鬻于市

不逮左右所遺者

左右注見八卷莊右司帖

又輔之崖蜜

注見四卷五九兄提

舉帖益見存省周旋之矣項時某人致此饋亦佳年來已

罷絕有德茂如故尤極欣荷也

某歲市薪炭於湖泐

注見五卷莊右司帖

而牛山一瓢

先生文集載牛山菴

請疏元不著其名又載請僧了義住牛山菴一疏

不得力遂至冒浼重辱留意

所得薪炭極佳又復干扣但有愧荷今遣一舟趨前伺

候願令

前漢書賈誼傳曰願指如意如淳注曰但動願指麾則取

臨書莫喻感悰

寶眷萬福令嗣昆仲

先生文集載文有讀沈德潤詩卷一詩殆德茂昆仲

不別書

某輒有新醞二十尊持送冀檢領

日念具裝入山一望聲光

注見五卷常州吳守帖

竟以事違但劇

瞻向雪餘伏想休勝兩僧還山輒寓一紙問安否不宜

烏薪雖蒙願旨

注見前

不敢遽遣舟促迫僧又云欲辦矣

乃敢以聞望賜飭遣書愧恐

門內萬福某人別問某輒有紫微泉兩斗持獻冀檢

領

呂元中紫微泉記曰歐陽文忠公以右正言知制誥謫守滁上明年得釀泉於醉翁亭之東南隅一日會寮

屬於州廨有以新茶獻者公敕吏汲泉未至而汲者仆出水且慮後期漣酌它泉以進而公已知其非釀泉也

窮問之得紫微泉於幽谷山下文忠博學見精而又好
奇既得是泉乃作亭以臨泉上名之曰豐樂堂時名公
宿儒皆為賦詩以紀其事由是紫微泉始盛聞
於天下今帖中所稱酒名豈非滌泉官醞耶

與鄒承務

陶守志新

某自立秋欲馳一介

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知武子使行人子負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

一介行李

告于寡君擾擾至歲盡竟不果今春席侔仲

席時字侔仲

附

送公所遺發函乃次魏之計也

次魏名宗墓志新子也玉篇計芳付反告喪也

又至也省書三復舉室驚呼

唐杜工部集贈衛八處士詩云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天之喪予一至此也

語先進篇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次魏高才秀

出一時

按公集載鄒次魏誌文云臨川郡人鄒君次魏者始從余游自六經百氏諸子之書與太史公

所記無不讀文詞古雅深厚有典則笑語不妄進止可識未嘗狎遊燕惰以棄一日蓋先君子之澤也比余蒙恩北歸積六七年相望二千里次魏惠然過予而學益博行益高文益奇云

謂當起家繼先

公侍御之後

次魏墓誌云曾大父齊宣義郎大父餘建中靖國間歷三院為侍御史與鄒志完陳

瑩中江表民同時任職其言專以消朋比開公道為急崇寧初新將相用事得罪貶死父陶字志新云

何

奄至大故

孟子今也不幸至於大故

親老子幼賚恨而沒恭惟至情

所鍾悲慟奈何

晉史王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行悲不自勝簡曰懷抱中物何至如此衍曰聖

自忘情最下不及情然侔仲貶官還里中遣書勞其歸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侔仲貶官還里中遣書勞其歸

猶未見告旬日後致餉以別紙悼次魏之亡始與志新
報問偕至重念公老矣不當以無益之事耗傷血氣為
諸郎之憂也不宣

某頃者流落江外次魏顧存特厚俯仰十五年遂隔存
沒而相望二千里不獲致一哀今飭僧顯清者具薄祭

區區悲悼已見於奠文中矣

公集載文云嗚呼
嗟我蠢愚云云

向在宜

黃縣名屬撫州次魏已有子今授室否善人宜有後天定勝

人史記申包胥曰天定能勝人定亦能勝天此可必也向置二席在此去

人僅能持信掩不可復將已干扣差一夫隨二僕至鄉縣歸時附納也

累得書欲售陳極田幸甚某去七十無幾如次魏盛年

己先朝露

傳曰謫先朝露

不謂衰老猶在世間所以汲汲欲舍

之為負郭二頃之計

史記蘇秦曰使我有負郭二頃田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又漢史陳平

傳家迺負郭窮巷注云負謂倚也

頃得報以懷寶為懼

傳曰匹夫無今罪懷璧其罪

因遣二夫致次魏薄薦更委差一田客得力者盡付所得歲租文足以齊目前所需也田直自不必次賈親攜

鄉宗嘉字次賈志新第二子也

只顯清或姚山一來某便以元得公據

并合要文字盡齋納歲租斷自丁卯年歸左右

書序斷自唐虞

下且欲此一種斷手

杜工部詩云斷手實應年

慰此懸懸十二年溷

志新不為不久矣萬一田直未盡如數他日固可待也

二僕還奉報音伏審暑退燕居萬福群盜出沒官軍不

能奈儻令大家富室盡徙城郭亦清野之遺意庶幾少

弭矣公門內百口萬一竊發於夜半倉卒之中悔將何

及孰如城居奠枕

揚子曰奠枕于京

高卧以竢泰平區區至祝

幸毋忽

次魏除喪矣悼念至今猶未去心所幸四男子

按次魏墓誌云

娶甘氏生四男子
卿子卿春卿夏卿

已能讀父之書乃翁為不亡矣想

志新用此亦少慰也某三月中適李氏女子得疾不可

治衰老舐犢

後漢楊彪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
公何衰之甚對曰愧無日碑先見之明猶

懷老牛舐犢之
愛操為之改容

無以為心而妻母訃音踵來舍弟亦感

危疾今幸小間而館二醫彌月猶未遣投老殘年多故

如此遣謝忽忽

與趙解元

名不拙
字若拙

少別便欲啓問無恙

前漢史李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
史記須賈曰范叔固無恙乎而

姻舊以銘誌見屬老懶不如約及是數輩持書全集

終日伏几上如作書生時每遣一价如償重債以故雖

欲作記徒有區區此心耳示誨喜聆大暑燕居欣豫承

俛就秋賦高文當屬具眼而識真者少

傳燈錄云如來
以正法眼藏傳

付後人又云南泉拈起毬子問僧那箇何似這箇對曰
不似師云什麼處見那箇便道不似僧云若問某甲見

處放下手中物師云許徐具一隻眼又云鎮
州善化和尚云臨濟小厮兒只具一隻眼勿示之未

始出無宗遂使之驚而走也

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

知人死生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丘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雖而無雄而又奚卯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止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

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何吾示之以大冲
莫朕是殆見吾衝氣機也鯨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
流水之潘為淵澁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汎水之
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
是為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丘子立未定
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
已臧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
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
為波流
故逃也 不宣

與撫州疎山白雲如老

了如

奉告喜承戒體清安某門內多故衰老筋力殆盡於喪

祭醫藥之間

先生集載與五九兄提舉帖云某少兄一
歲年來多故喪祭醫藥種種關心殆無虛

月勞生可厭比因熙謝作一青詞末後數句云如貧賤
富貴壽夭之數固有定命不敢仰祈而水火盜賊疾厲
之虞出於非常尚冀加初欲馳告而道眼所照東坡先生謝怡

然茶詩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又
與王定國書曰願公以道眼照破
如東風射馬耳東坡

先生文集載跋晁氏考牧圖詩云烟蓑雨笠長林下老
去而今空見畫世間馬耳射東風悔不長作多牛翁又

和何長官詩云向說市朝公子何殊馬耳東風又唐李
翰林答王十二寒食獨酌有懷詩世人聞此皆掉頭有

如東風射馬耳故不復云云也前漢史汲黯傳曰吾欲云云顏師古注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

也史畧其辭耳不宣

藏記久不馳遣遂无藉口東坡先生孫武論曰立向來毫髮之功以藉其口

清老館置方丈凡八日使令四五輩連夕驚魔不能著

寢唯某大駒

火侯切字書云駱駒鼻息也東坡先生琴枕詩云鼻息駒駒自成曲達曉方

寤疎拙寡與伐樹削迹不容於世

莊子天運篇曰孔子西游於衛顏回問師

金曰以夫子之行為真如師金曰惜乎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行中以文

綉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棄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行中以文綉遊居寢

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物入目中播糠眯目莊子曰今日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

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國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耶

又盜跖篇曰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國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而山靈却無勒迴俗

駕之意

文選孔德璋北山移文云請回俗士駕為君謝
逋客又東坡先生與佛印禪師書云昔人一涉

世事便為山
靈勅回俗駕

念欲以文字言語刺留山中結此勝因而

公屬令記所營大藏豈非榮願

先生文集載撫州疎山
白雲禪院大藏記曰撫

州疎山白雲禪院長老了如以書抵故人孫某了如領
疎山之衆十六年矣江左大叢林甲天下隆樓傑閣相

望以百數疎山蓋其一也了如又以荷檀衆香黃金百
寶創二大輪藏聚書五千四十八卷充入之縹帶牙籤

琅函鈿軸有大神龍背負之以出于海諸化菩薩莊嚴
相好之妙變君鬼伯地行空飛之衆穹堂與殿丹漆輪

奘之飾洞心駭目極一時之巨麗父老縱觀涕泣作禮
以為未始見也請為我記之余以書復曰諸佛所說微

妙第一真實了義祖祖相授以心為法故大千拊几一
鳴而說法竟老宿下牀一匝而轉藏畢譬之良馬示之

千影而躡雲追風一日萬里諸佛子以出世間法提引未悟而區區事紙上語連篇累牘又將何為也了如曰不然學道無自虛空入者原闕曷觀祕密予曰然遂記之

今夏遣僕

入宜黃當持送鬼神在旁不食言

與建康清涼交老

向蒙錫杖遠臨殊慰久濶示書喜聆安穩某囊中偶有餘資恐犯借汝間看之戒遂築數楹以寄衰老而百役紛然心力俱憊既而悔之何時奉接臨書惘然

釋氏要覽云西

天比丘持錫杖有二十五儀凡至室中不得着地必挂於壁出則持以行故釋氏稱游行僧為游錫子安住僧為挂

子錫



內簡尺牘卷十